玄廬文存

吳子垣編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玄廬文存目次

第一輯

競爭與互助……一
女子解放從那裏做起……六
前途的燈……八
犧牲與魚肉……十
中華民國的基礎在那裏……一五
學校自治的生活……二一
新舊文學一個大戰場……二六
婚嫁問題……三〇
考試與畢業……三八

讀王崇植君『我對於玄廬君的「考試與畢業」的討論』的感想……四六
青年的社會從那裏做起……五五
小說的威權……六〇
婦女解放途中底『浮蕩少年』……六二
朝無用方面發達的結果是什麼？……六五
血……六八
讀新出版品的方法……六九
教育與經濟……七一
人生問題……七四
教育底社會化……八五
答芸林……八九
答无名……九一
給揚州五師附屬小學校童報社……九二

第二輯

詩與勞動……九五
一念……一一七
陳英士底軼事……一一九
生和死（冥想）……一二〇
哀執信……一二四
坍江片影……一二六
想二首……一二七
哀湘江……一二九
光……一二九
海邊游泳……一三〇
夜游上海有所見五首……一三一

工人樂……一三四
農家……一三七
雨四首……一三八
春曉……一三九
你嫌齷齪麼？……一三九
一個青年的夢五首……一四一
一夜……一四三
讀大白的『對鏡』……一四六
一樣二首……一四九
倣詩……一五〇
月蝕……一五一
菊四首……一五二
題浙江潮照片……一五三

十五娘 十一首……一五四
夢與詩人 二首……一六二
雪際……一六四
綏陽起碇……一六五
飛行機……一六八
吾友 四首……一六九
殺變兵 二首……一七一
北窗風雨……一七二
蚊……一七四
水車……一七五
觀弈……一七六
夢同 三首……一七七
野橋人影 二首……一八〇

詩人與風月……一八一
護花……一八二
偷食以後的『貓』……一八四
饑六首……一八五
去了二首……一八七
星與海三首……一八八
在杭州六首……一九〇
慰安……一九四
醉二首……一九五
沉寂中的妙音……一九六
心弦斷後的微笑……一九七
聞訊二首……一九八
秋波的影……二〇〇

他爲什麼把頭低了下去……二〇一
迴波……二〇四
阿二的兒子……二一四
工人的滋味……二一六
兩個小學生談話……二一八
一個小孩子和阿本……二二一
顧老頭子底秘史……二二六
農家夜飯前後……二三一
石子……二三三
介紹小說……二三六

第一輯

玄廬文存

●競爭與互助 八年

常言道：『除舊更新』。又道：『後起者勝』。人類最初爲個人，最後也爲個人。最初所爲的個人，是個人的個人，最後所爲的個人，是社會中的個人。最初爲個人的行爲，便是『競爭』，最後爲社會的行爲，便是『互助』。起初由個人和個人的競爭，進化到血族。同一血族的個人，因爲和其他的血族競爭，所以同族之中的個人必定互助。又由血族和血族的競爭，進化到部落。同一部落的人，因爲和其他的部落競爭，兼併爲國家。同一國家的人，因爲和其他的國家競爭，所以同國家的人必定互助。這種國家的構造，如果要算人類進化的止境，那競爭主義，便要直達到世界末日。現在的人類，確是已經感覺國家的構造，不是止境。不信！請看國際聯盟組織，便是打破國界的先聲，便是宣告競爭終了的提議。

北京圖書館藏 (南)

從前種種，有一面競爭，必有一面互助。個人，血族，部落，國家，層層擴大，無非爲的是生存。要生存，便要競爭，要競爭，便要互助。以有限的壽命，和無窮的遺傳搏戰，終究必有澈底覺悟的一天。覺悟甚麼？覺悟從前窄小互助的非是。世人當知，凡在人類，無強弱可言。不信！請看國家上所謂『軍國民主義』，不是一種逞強的主義嗎？東方的蒙古，我們在歷史上徵見他的滅亡。近代的滿洲，用通族皆兵制度，臨馭中國，要算是軍國民主義的極端了，他的滅亡，是我們親手推翻親眼看見。還有那科學最發達的德意志帝國，豈不也是殉了軍國民主義的葬嗎？競爭最大的武器，莫過於軍國民主義下的武裝國家，到了結果，總逃不了一個亡字。唉！從前種種的教訓，也應該受夠了。總然博得一個頭等強國的稱呼，曾幾何時，還不是自己國民的阨運。

照此說來，無競爭就無須國家了麼？不然的，現在還不多這個時候：現在應該了解競爭是舊的，互助是新的。新是生的，舊是死的，勒氏肯常說：『競爭的法則，常是死的法則。互助的法則，常是生的法則』。所以現在的國家，正應

該斬除競爭性的軍國民主義，便應該建設互助性的德謨克拉西。

凡習國家學的，都知道國家的目的，無非保障生存，維持法律，增進文化這三件事。

（一）保障生存　保障己國的生存，不必定要摧燬他國的生存：生存的需要，第一算是糧食。雖說不能餓自己飽他人，但是糧食問題，不應該有國的界限。從來世界最講互助的人，斷沒有養強盜來搶自己。個人如此，在國家亦復如此：試看協約國封鎖德國，無非促起德國人民的覺悟，使他覺悟己國那種行爲的非是，從精神上摧燬軍國民主義的中堅。當德國宣戰的時候，威廉第二的佈告國民，無非要生存所以競爭的一番舊話，結果使德國食競爭的惡報，也不謂不酷。此類獲報，在我國人民，決不至於輕蹈，非但歷史上多少年事實的證據，即論最近荷屬南洋羣島的新律，強認籍民，強制兵役，如果中國是富於競爭性的民族，不但不該抗議，應該十分的歡迎。何以故呢？拿到他的武器和他講理，在他那一方面，豈不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麼？但是這種卑劣暗昧的手段，中國人不肯做的，也不忍

做的。　所以中國人的生存保障，只知道有互助，不知道有競爭。

（二）維持法律　法律如果由別人制定，強迫自己遵守，斷斷不能發生長久的效力，現在中國既經脫離治者階級，便無所謂由別人制定法律，強迫遵守。　既無所謂別人制法，當然由人民自己制法，自己遵守。　在中國一般交通不便的聚落，居民終生不知法律爲何物，也絕少擾亂的動作。　這原是初民時代所遺傳的道德根性。　但是交通日便，交際日繁，初民社會的組織，漸漸感覺到不適應進化的程式。要想把區域自治，應合全國，全國大法，適宜個人，當然各個人對於自己制定的法律，要負責任。　中國人既天然有維持法律的良根性，便不能公共制定互相爲助的信條。　而且以不規則的解除國內或地方局部的競爭，絕像沙漠上失向的車，幸而達到所欲到的目的地，依舊尋不着來蹤去跡。　要實行大團的互助，免除國內或局部的競爭，事實上非做到自己維持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不可。

（三）增進文化　文化除却由摹仿性所生的發明性，無從增進。　『孤陋寡聞』和『深閉固拒』都是增進文化的大障礙。　教育雖是助長本能的良好法則，但是解

除障礙，要自己解除的。摹仿，要自己摹仿的，發明，要自己發明的。既由各個人自己努力，似乎增進文化，用不着互助主義？要知道摹仿便是摹仿自己所得未曾有，發明便是發明了要他人摹仿。文化不是個人所私有，更非國際所得範圍：譬如本篇所講的『互助』，如苦魯泡金，勒氏肯，馬克思等，多少大學問家所研究過來的，幾位先覺，發明了這種造福世界的主義。我們正在沒路走的時候，前面發見了這盞明燈，在我們自己認定這是正義人道的大路，便努力向前進行。後面也有尋不到路的人，我們這些宣傳者就是通告他們的指路牌，這便是增進文化的實行互助。

以上所說國家範圍以內的，互助主義，現在便可見諸實行。並且國家學者，沒有不承認組成國家分子的個人，亦無不承認個人的教育有需於國家全體。分子與全體相互相助，各家不過包容各個人互助的進步，爲國家的進步，便是全體的進步。我再設一最淺明比例：互助譬如分工種田。競爭譬如分頭搶米，大家搶米，米搶完了，大家餓死。田是年年可種，年年可收，種不了，吃不完，就斷斷不

會餓死。 雨水過量了！ 願大家走生路，自己努力去佈種新秧。 千萬不可走死路，到陳倉裏去搶舊穀殼。

●女子解放從那裏做起？

此篇經三次易稿，我不但求全中國女子的批評，並且求全中國男子的批評；但是安富尊榮的女子和爭權攘利的男子，未必留心這個問題；勞動界的男女國民，又不能夠有知道這問題的機會，批評我的，只是少數知識階級裏面的人了！

（一）男女雙方要深知深信女子是「人」，與男子應有一樣的人格。

（二）男女受同等發揮本能的教育。

這兩句話，似乎把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和兩性遺傳等重要問題，完全漏却，但是搖筆直揮一篇男女平等論，雖千萬言，總拿不定本問題的實際。 可憐中國的男子，除却婚姻婢妾娼妓之外，和女子不生甚麼關係。 且不說販賣婦女和溺女虐媳那些話，試看有幾位從歐美留學回國的女子，當稠人廣衆之間，也只得在最

冷靜的所在坐地，甚至終席，沒有一個人和他交談，這種情形，無非因襲舊時代以女子當一種物品的觀念，男子既視女子爲物品，女子也就以物品自居，相沿成習，便成了根本上的大錯誤。一切思想的錮蔽和種的不平等，都是由這錯誤裏面發生出來。所以我第一句話，就是喚起男女雙方的『用意』，由思想裏面發生了澈底的覺悟；『解放』二字，才有基礎，才能進行。第二句話，何以只說教育呢？已往的女子教育，無非教女子成物。（例如商務中華兩大出版所所取的教材，把學齡以內的女子，就教他『守節』『訓婢僕』），女子與男子既應有一樣的人格，無論小學中學大學各專門學，凡是男子得求學的學校，就是女子得求學的學校。學校本不是能給我們知識的，但是能發揮我們的本能成爲知識，知識就是應用的工具。如果沒有工具之先，便不必妄想良好的工作。凡是應付政治法律等等，都應該有圓滿的知識。——不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結果徒有解放的空言罷了。

●前途的燈　八年八月十七日

吾們因爲甚麼要力圖改革？　無非感受痛苦的教訓，從懷疑中尋覓路徑，想走到一個光明世界，和大衆快活快活。

痛苦的教訓，國民已經切實受到，無煩多述。　懷疑的時期，少數人雖可算過去，多數人還不知道從那裏懷起那裏疑起。　至於尋覓路徑，更是少數中的少數。現在先要指點出比較可信的途徑，這條比較可信的途徑，是經過許多斷港絕路得來的。　是要大家自己去尋覓的，自己前進的，不是閉住眼塞住耳扒在別人脊背上叫他背了去的。　光明的世界，究竟在那裏？　大衆快活快活的幸福，究竟有享受的機會沒有？

生存的本能是人人都有，生存的技能不是人人都有。　自己拋棄了自己的本能，不亟亟去謀光復他，『夜歸抱子，朝起憂貧』，每天只打算去做『衣冠強盜』的勾當。　這些人誠然可憐，但是沒有工夫去可憐他。

做了一場大失敗的事業！　其中能自存的有幾個，能自信的有幾個，十之五六要淪落在自存兩個字裏面，設或絲毫沒有憑藉，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是立脚不住的。我們於此，得了一個最好的教訓！　就是個人的生活技能完全自立了沒有？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縱使改革事業成了功，也等於失敗。

吾們既澈底覺悟生存技能爲改革事業的基礎的基礎，能彀把這個基礎堅定了，改革事業就不當假手於軍人的武力！　軍人的武力，只會摧殘，不會建設。　只會殺人，不會生人。　世界多少先例！　改革成功的軍人，轉眼就立於被改革的地位。　其次，不當假手於政客的手腕！　政客的革命，是幫閒革命，是投機革命，兩顆耽耽的眼珠，只注射着將來的『權』『利』上，甚麼『勳位』『勳章』也是政客革命希望中的粧飾品。　一片患得患失的心理，演成首鼠兩端的態度，所以政客的地位，常處於改革者與被改革者的中間。

吾們既將軍人和政客都撇在改革事業之外，改革的目的能達到與否，就看平民的力量如何？　平民的力量，便是以完全生存技能的各個人，成一個大組合。　合

起來是能獨立能自立的個體，分散了也是能獨立能自立的個體。改革成功的酬勞，就是大家得均等享受的幸福。

光明世界在何處？從何尋覓得到？要由羣衆自己建設的。

●犧牲與魚肉

八年九月七日

現在的形勢，中國一部分的人民和土地，已經成爲俎上的魚肉。日本三閥（軍，財，黨）操了刀以中國三閥爲俎，山東的土地和人民，已經嘗着刀俎的滋味了。其他大部分的土地人民，等於籠裏鷄網裏魚圈裏牛羊，不過還沒有拉出來動手開剝罷了。

煮豆燃箕，哭得傷心，火燃眉頭，急得要死。徒哭何益，空急何益，犧牲的日子到了，國民準備。

準備甚麼？準備大家一齊犧牲，一齊犧牲便犧牲得了嗎？不會犧牲了的，有代價的。奪了刀，踢翻俎，從此不做魚肉。

『折一矢易，折十矢難。』不問再大的國，再多的人口，只要分析開了不能自動的團結。無論再小的國，再少的人口，也能勝過他，滅得了他的。從團結的作用，看起連帶的關係來，青島膠州高徐鐵路問題，就是山東問題，山東問題，就是中國問題，中國問題，就是你我自己的問題。青島膠州高徐鐵路斷送了，就斷送你我的活路。因爲斷送你我的活路，你我就起來反抗，因爲反抗而商人槍斃，學生被捕，報館封禁，就是槍斃你我的生命，逮捕你我的身體，封禁你我的喉舌，不許你我找着活路上走。現在你我的生命還在，身體還在，喉舌還在，如果不能打破這圈禁牢籠，儘等着到俎上去一刀一塊，那時嚷破喉嚨子叫救命，也就來不及了。屠戶手上沒有放回過臨死狂叫的猪。

我所說的犧牲準備，是不是準備拳打脚踢和一般斷絕希望的三閥拚命呢？不盡然的：第一，不承認三閥所組合的政府爲政府。第二，計畫國家具體的建設。第三，發展個人本能。諸君要把第二第三的兩層記着。

（一）三閥政府，在法律上沒有地位，可不必說；他們所作所爲的賣國勾當，也

暫時擱起；就從事實上查他們所謂較好方面的言論行爲，略舉一兩件事：例如焚燒烟土，是一樁好事。　但是焚燒假土，陝西種烟，日本人販運大宗鴉片嗎啡，（字林報，勞合週報，都載得很詳細）能說不是中國三閥和日本三閥狼狽爲奸害我們人民嗎？　參戰勝利，是一樁好事。　但是私訂軍事協定，還要延長，替日本爭得青島，替日本經營滿蒙及西北一帶的發展。　證諸歐約簽字的主張，鋼鐵借款的消息，新銀團滿蒙除外的條件。　雖然生一百張嘴也抵賴不去。　至於振興教育振興實業，未嘗不是一句好話。　耳朵軟的人也相信他，但是罷學罷市罷工的行動，算不算振興教育振興實業的影響呢？　摧殘大學拘囚學生鎗斃商人，算不算振興教育振興實業的成績呢？　以上但就三閥政府好的方面看尙且如此，何況一般人所明認爲十惡不赦的種種罪惡呢？　我們只要知道托老鼠管米的事做不得的，第一就該不承認三閥政府。

（二）建設計畫：這話說來很多，請看本報第二號「關於民國建設方針的主張」和近時雜誌上所登載的著作，都應該下一番研究的苦工。　本篇雖提及建設的內容

，但很希望有建設的主張，大家結合起來，總和種種主張成爲一致，預備迎合建設的機會。但是這種結合，不必要什麼政黨的形式。庶幾各種計畫，能彀流通無阻，幷得收集思廣益的實效。

(三)發展個人的本能：這句話初初一看，似乎茫無涯際，但是從發展本能的起頭一一研究，必定彀得到最初最重要的工具。這工具是什麼？就是教育。教育從那裏入手呢？就是識字。識字不是一件很難的事麼？不錯的，就因爲難，所以想一個不難的方法。這不難的方法是怎麼樣呢？就是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經由讀音統一會審定公布，注音字母的字典，就快出版，只三十九個注音字母，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呢？就像一把鴉嘴鋤，無論多少面積的荒地，只要他肯光降，便成錦阡繡陌；無論多少體積的礦產，也只要他先肯光顧，連大地也不敢自私寶藏。中國算是四萬萬多人，腦子裏沒有開發的荒地和礦產，總不止百分之九十九。要開發這九十九分的天荒地寶，就得拿這注音字母做鋤頭。大家有了這個工具，習練熟了，個人發展個人自己的本能，發展以後，把各個人的本能總和

起來，要建設怎麼樣的國家，創造怎麼樣的世界，構成怎麼樣幸福的程度，要如何，便如何，好比喝茶吃飯一樣的容易。

國民呵！死到臨頭了，趕緊趁這一息尚存的機會，大家把第二第三兩件事，分頭努力進行，期以十年，自然而然會知道怎麼樣做法纔好。到了大家都要怎麼樣纔好的做法，如果再有人敢頑抗的，只要人人鼻子裏哼一聲氣，敢信這些頑抗的一個個要自縛請罪咧！

但是大衆必須從第二第三這兩件事進行去，纔能出這九死的險。當大衆準備進行這兩件事的時候，果眞有人阻撓，甚至橫加禁止的，便和奪我們的鋤頭不許我們墾荒開礦一樣。這明明斷絕我們的生路，那是我們不能不因爲爭得生路去立一個最大犧牲的決心，即使因此演出極大的慘劇，也就顧不得了。

這纔叫做犧牲；犧牲的本身是有主義的，有目的的，有方針的，合理的，合法的，自動的。不然，便是魚肉；魚肉的本身是無主義的，無目的的，無方針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被動的。國民呵！不能自動，便是被動，不敢犧牲，便成魚

肉。

我們四萬萬可憐可愛的同胞，願意做自動的犧牲呢？　願意做被動的魚肉呢？請個人自己仔細想一想去找一條路走。

●中華民國的基礎在那裏　八年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喉嚨築壩』。　這首歌謠的意思，就是最怕沒有飯吃，沒有話講，生生地把人悶死。　現在正是開壩的時樣了，要吃的終須吃進去，要說的終須講出來，生爲言論自由的人，誰敢堵住我們的嘴。　只怕有了說話的自由，都是沒有話說，那就怪不得旁的了！

除非人類不要吃飯，那就不必講話，如果要吃飯，就得講話。　吃飯是講話的目的，講話是吃飯的手段。　飯要大家吃，話要公開講，這飯纔是快活飯，這話纔是公道話。

中華民國是我們吃飯的地盤，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都非吃飯不可的人，我們

打算這口飯怎麼吃法，我們就得計畫話該怎麼說法。我們要認得中華民國是我們五族大集團的生活的基礎，我所以提出一個問題。我詳答這個問題之先，有一段該先說的。

段祺瑞的學生呂公望先生，他曾經對我說：

『一盤散沙的國民，程度又不夠，怎麼弄得好！我的段老師說，中國非另外創造一個重心不可。』此話和梁啓超先生那一般政客與門徒，所竭力主張『賢人政治』的意思是一個系統。前幾天我遇見一個南北奔走的議員張烈先生，他也有一句話答覆我說：『社會上努力原是一樁要緊的事，只是恐怕來不及。』還有幾位老名士的希望『秦皇漢武』和社會上一大部分人的希望『那一個替我們老百姓把國家整頓整頓好，我們老百姓年年收租納稅，也得一個安甯。』以上幾句零碎話，很足以代表一般『軍閥』『政客』『名流』『人民一大部分』的心理。此種心理的根據，就是一部歷代帝皇史和治人食人的聖經賢傳了！

這種已死的歷史，能否作爲人生的基礎呢？只要看歷史經傳的基礎，就明白

過去的基礎，斷斷不能夠作將來的基礎。

不看見從前開墾荒地的報升科麼？ 官吏憑紳士（資本家）一張報升科的呈子，甲，幾千幾百畝；乙，幾百幾十頃；好像這些荒地，就是幾個長袍短褂的紳士墾出來的。 眞正拿鐵耙鋤頭流了幾年血汗的倒反沒分，結果只落得一個佃戶（農奴）罷了。 官吏一樣是個穿衣吃飯的人，不是眞有什麼狠心狗肺，難道眞不曉得是什麼人開墾耕種的麼？ 因爲制度如此，只得犧牲拿鋤頭的，將就拿筆桿的。 這是因爲皇帝要硬壩住土地人民做他一家一姓的私產，就不能不用官吏做爪牙；官吏要靠官吏吃飯，不能不憑藉皇帝有殺人抄家的威風，利用半官半吏的紳士，紳士就虛張起皇帝的威勢，憑藉官吏，盤剝一般老百姓。 只可憐一般老百姓，除却耕牛鋤頭鐵耙犂頭水車之外，上身兩隻手，下身兩條腿，更盤剝誰去？ 所以老百姓生生世世子子孫孫是該受層層盤剝的一樣東西。 皇帝盤剝了些去練了些兵，作他能殺人抄家的武器，還說是有威可畏。 住的是別人不准住的房子，穿的是別人不准穿的衣服，吃的是萬方的膏血，還說是有儀可象。 兵是什麼？ 官吏是什麼？ 紳

士是什麼？資本家地主是什麼？無非結搆皇帝的細胞，也是皇帝的縮影罷了。依此看來，他們一般『軍閥』『政客』『名流』和一般『人民的大部分』把中華民國，看做了中華帝國。於是有什麼創造重心咧！賢人政治咧！希望這個希望那個咧！胸中橫有許多那樣的分子，就是個人的腦部裏面也多少含得有那些性質的細胞。那些細胞，不能認他爲人體中間的生理，應該認他爲生理中間的病理；把病理當作生理的基礎，個人不可能，總分子不可能，全世界也不可能。

中華民國譬如一區田，我們總分子就是種這田的人。犁的，插的，耘的，割的，研究種子改造肥料打鐵耙做稻桶的，都是這幾個人應有的工作。這班人裏面有年幼的，當然該教育他；老的，當然該安養他；病的，當然該扶持他。因爲人人都免不了幼與老與生病的時期。那麼，這些人都是種這田的基礎，換一句說，中華民國不是已成的國家，是正在創造的國家。不是靠那一姓那一人創造的國家，是要我們總分子共同創造的國家。不是因襲中國的歷史，也不是模仿歐美現成的形式，是適應世界的潮流新造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應該只有幸福，

沒有災難；這個國家在世界上，應該只有互助，沒有戰爭。我們把國家的意義確定之後，他的基礎自然湧見出來，一看就明白了。

中華民國既不容有皇帝，當然不容有皇帝的細胞，和皇帝的縮影。但是那些細胞和縮影，存在總分子裏面的很多。不但總分子裏面含巨着一個中華帝國，說又說不出來，做又做不成器。便成爲什麼中華軍國，中華官國，一般言論家，也不去找他們意思裏的老巢。所以對於他們那班人的行爲和意思的表現，都下了些匣劍帷燈不明不白的批評。爽爽快快的告訴他們，他們誰願意復辟就復辟？誰願意稱帝就稱帝？有依附他們做順民做臣妾的就彰明較著的依附；不願意依附他們的再起來革命就是。但是這中華民國的『民』字是不答應的，世界的潮流是不答應的。不答應，我們不能由他們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耽誤下去，就應該爲中華民國明白認定一個基礎纔是。

耕耘就是收穫的基礎。這區田不是已經播種好了，現成可以割來吃的，是要我們去耕種的。也不是替那一個人種的，我們自己吃自己種的。青年同胞呵！

我們擁有世界上這麼大一片土地，對世界的責任，非同小可。應該把中華民國經營到更美備更良好的結果，就不把來作世界各國的榜樣，也應該要夠得上在世界上面陳列。求學問的不必在故紙堆裏，找些和新思想隱約相似的零碎話；做工藝的不必向資本家要求加資減時。一齊把不適用的事事物物，掃除得乾乾淨淨，認定工人學生爲中華民國的責任者，從創造的事業上大集合起來，把學生與工人的腦力和筋肉融成一片，纔是中華民國的眞基礎。

教育，交通，墾殖，礦產，工藝，建築等類，都該建設在我們這個基礎上面。如果要等待別人設備好了來享用現成，無論享用不到不必說，即使享用得到，也是人世間一樁最可羞恥的事！現在且不說基礎上面的建設怎麼樣，第一件：要認明白『軍閥』『政客』『名流』和一班受恩深重而可憐的一部分人，不合担當這個基礎的重大責任。第二件：要明白青年本身是中華民國獨一無二的基礎。第三件：要研究這個基礎如何能夠使他有繼續的永固性。話要對準這基礎做。我們自己不堵住自己的喉嚨，誰又敢在我們喉嚨裏築起壩來！

●學校自治的生活 八年十一月二日

在我的觀念，自治與生活，決不是兩件事。自治的生活，生活的自治，並不是定了幾條自治章程，就算得具體的辦法。所以我定了這個『學校自治的生活』題目。

學校自治的生活，是團體的自治生活，不同個人的自治生活。但必須以個人自治爲基礎，然後這個團體纔建築得上去。

我現在雖不住在什麼名目的學校裏，我總當他是一個最大的學校。這一個最大的學校，何以不能總團結起來經營自治生活呢？形式上，雖是國際的障礙和社會階級，未經破除，實際上却是各個分子缺乏這種優美的理想。所以投身在世界中做了一個人，想要引起共同生活的趣味，不能不在自己身上努力做成可以享受團體自治生活的資格。別人的意思怎麼樣？我無從曉得；我把我自己已經實行和計畫中的自治進行方法敘一敘。

我是從舊社會裏面長大的，腦子裏肌肉裏藏著舊社會不少的恩惠。從恩惠的本身，想到恩惠的對面，覺得自身天天受恩惠的贍養，却時時做恩惠的敵人。要不做恩惠的敵人，除非世界上只容許一個恩惠存在，幾可不立在恩惠的對敵地位。照此看來，第一步就要從改革舊生活入手。爲什麼要改革呢？因爲有了比較新的生活理想。如果沒有這個理想，便不合發生改革的動念，更不會發生改革的事實。而且毫無理想的改革，除出自殺之外，別的簡直無路可走。這種理想的發端，無非是生活上所給我的一個不滿意。青年諸君！不滿意的地方，未必不與我同；自身所感受衣食住的恩惠，又未嘗不與我同；所經歷的『專制時代』『八股時代』『纏脚時代』『鴉片烟時代』，更無一不與我相同。或者所受期間相差，多少總不免有沾染，所以多少也得經過一番改革。青年諸君！有染下列各種習慣的麼？我請列舉敝我的惡習，向今我的改革獻捷，想諸君必定高歌頌揚這改革的啊！

一『嫖妓』，絕對改革。

二 『賭博』，絕對改革。

三 『飲酒』，絕對改革（我本來非酒不過日子，近三個月來決心不飲，雙十節那天，有一位很有學問而不飲酒的朋友，約我過節，飲了兩杯。過後我想國慶節正是打破奴隸的牢籠一個紀念日，更不該飲那麻醉神經的酒，從此便和酒別住一個世界了。）

四 『吸烟』，正在改革。（吸烟本來是一樁很奇怪的事，社會所號稱文人的十八九有這種習慣，以我每天平均吸五十多支香烟，癮也不算小，現在居然也和他告辭了。不過提筆構思的時候，彷彿有點手足無措的光景，但是我受他無形的殘害已經殼了，也只得把他和酒去合葬。）

以上屬於個人的習慣。

五 『虛榮心』，絕對改革（虛榮心也可認爲名譽心的變相。名譽心就不該有的，何況虛榮心？）

六 『投機心』，絕對改革。

七 『虛矯的情感』，絕對改革。

以上屬於一般社會的習慣，大凡不願意在舊社會苟延殘喘的人，只消問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構成舊社會的分子？ 或者他個人裏面有幾分之幾是適於舊社會的細胞？ 說一萬句改革的話，禁不起做一樁腐敗的事。 如果能殼把自己本身，洗濯得乾乾淨淨，挾住他改革的勇氣，斷不會達建設的目的。 我請把我理想中的建設和實行寫在下面：

(一)時間分配

『勞動』，八小時；

『享樂』，八小時；

『休息』，八小時。

(二)服務

『勞動』，讀書報，著作，(腦力勞動)農場，或相當的職工，——如果兩樣都沒有機會，就是掃除洗濯烹飪等事也該做的——(肌肉勞動)

『享樂』。享樂不僅是飲食美術音樂及一切遊戲等事，凡是觀察社會，眺矚風景，都應該列入享樂範圍。

『休息』，休息不僅是睡眠，散步靜坐等等都是休息。——不過各個人因爲生理上不盡同，就有睡眠時間多少的差別，應該在享樂時間中作伸縮——

我主張個人自治的生活如此：若說學校自治的生活，時間一層，以十小時勞動爲適中，因爲共同動作，比較個人要增加不少的興趣。分配的方法：一，要依照公共動作的種類配搭。二，要依生理上平均可能而能持久的分配。三，應該設配農場工作，校外講演，校役教授，警察（衞生）（風紀）（消防）及書報販賣等更番服務時間。總之，先把勞動的職務公認定了，享樂和休息自然有了很有趣味的背景，那時間的分配與確守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凡事不難在既做之後，未做以前的設備却不應該看得太容易。集團的自治，上面不該有監督機關，下面不該有被治的階級，一時未經訓練的青年，往往因爲未做事以前的意思和趣向相差，中途便鬧出潰裂的事實。大家如果認明白自治便是

生活，研究學問便是關於自治生活上服務的一樁，學校應該這般生活，社會與世界同是一樣應該這般生活，那麼應有儘有的時間問題，服務問題，便是拿住這個意思做索子把他貫穿起來，沒有不成功的。萬一事前有少數根本上的意思相差，與其強制，不如事後加入。彼此依共同生活上一個『愛』字設心處事，一步步的進行，便有一步步的改革。雖然在草創時期，也可料到成功的偉大呢！

青年諸君！個人的努力，是個體應有的任務。團體的努力，是社會成員應有的任務。努力自治的生活。努力生活的自治。自治！自治！使一個盼不到西湖的中年人，也聽得十分歡喜！

●新舊文學一個大戰場　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金字塔裏所藏的植物種子，幾千年後還會萌芽，足見種子裏所包含的生機，未可限量。十八九世紀的法國，二十世紀的俄德，無非是盧梭，托爾斯泰，諾物考夫，馬克思，一班學者將新思想散布在能發育的土地上，普徧下了革命種子。遇

到機會，這些種子不是像春園的笋裂開土層衝了出來。便像穀子麥子笑迷迷似的吐出他的嫩芽。不但似馬克思幾個大著作家能下這些種子，就是幾個有名的詩人也是一樣的播種。所以胡適之先生他認詩體解放爲八年來一樁大事（見民國日報國慶紀念號），就是說，要散布新種子，就該用新思想新文體的文學。

東方的運動場，更比歐美多一種機會，就是詩文之外，還有許多匾額屏幅聯語以及書春種種。我以爲凡此種種所發生的影響，要比詩與文普徧。試看『對我生財』『開門大吉』『鴛福乘喜』『狀元及第』『五子登科』這些小紅紙條的感想觸動，比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還強許多倍。又如『福』『壽』『佛』的大方字；又如城隍廟的酆都殿黑暗中塑些恐怖的泥像，門口掛一塊『你來了麼』四個字的橫匾，很能夠使一般受他激刺的毛骨竦然。其他如彩票掛着『快來發財』『無長貧』等字樣。也很能使人燒起僥倖的慾望。更有『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詩書繼世，忠孝傳家』這些對聯，自然引起一般『三月無君皇皇如也』孔徒的官癮。此外許多阿諛虛僞成篇累幅的富貴話，泥金箋，朱漆匾，壁上，扇頭，到處在那裏把舊式

的人生觀燒得通紅。這種現象，就使天天拿新出版品當作消防隊的水龍，一時也撲滅不了。而且一時間要使全社會將他壁上樑上門上扇子上那些舊字樣都刮洗去摧燒了也是做不到的事。倒不如就借這些地方分布新思想的種子，豈不是一樁快事？

我小時候書房裏有一副『鐵肩担道義，辣手著文章』對聯，進也念念，出也念念，遊戲的時候便隨口念，每天不知道念多少遍。雖不懂得道義是個甚麼東西，却不時把兩隻肩頭聳聳念『鐵肩担道義』。到了八九歲，能夠提起筆做幾句短文了，便瞅着下句想怎麼樣纔是『辣手著文章』？可見這種東西，能夠深印在兒童腦子裏。譬如各學校的校訓大概不外『誠樸』『篤實』這些字樣，看是平常，在兒童的腦部裏却印得很深的。掉過頭來看那些『元旦書紅，萬事亨通』『童言無忌』『姜太公在此』和『對我生財』一派胡言亂道的小紅紙條兒，何嘗不深印在兒童腦裏呢？這些字樣，如果換作『互助』『自由』『博愛』等等，兒童在不知不覺中自然會要求他父母兄姊的解識。經一度的解識，要比在出版品上宣傳的效力大得許多

。這不過是光脫脫幾個字，如果是有音節的聯語，效力還要加大。——因爲時常念着——例如『立定脚跟樹起脊，睜開眼孔放平心。』又如凉亭對聯『那條窄路兒，且須讓一步，他過不去，你怎過得去？這等重担子，也要担幾分。我做弗來，誰又做得來？』這類聯語，不能不認他有益於人類社會。新聯語雖不必講究對仗和字數的多少，但必須要有音節可讀。此外如屏幅扇面，儘可寫些傳播新思想的新詩或警句。

咦！這一片乾淨土上，已經被舊思想的舊文學占領許多年了。現在我們要在這片土地上下種子，暫時要認他作爲戰場，能夠在這個戰場上把舊東西掃除得乾乾淨淨，纔算得完全光復了領土。我希望提起筆來替人寫字的青年，就此殺進去罷。

婚嫁問題

八年十二月七日

一班『只知有父——不知有母』持『男統』說的先生們，往往聽到男女結合的

問題，沒有一個不面紅耳熱，急得出不了氣。幾個受毒深重的青年男女，往往聽人提出婚嫁之說，也沒有一個不面紅耳熱，羞得抬不起頭來，不敢插半個字的嘴。還有幾個夫死守節的貞女寡婦，更聽不得討論這個問題。諸如此類，心理呢？還是病理呢？譬如十年前的纏脚，大家明明曉得是一樁苦痛。當盛行纏脚的時候，如果有人主張放脚，必定有許多方面反對。不但中年老年纏服了的脚，因爲解放了一時走不得路所以反對；連年輕的，自己正熬着苦痛，還要替小妹妹緊一緊脚紗揑幾揑鞋尖！依唯一的理由，就是脚不纏小，不好看，沒有人要。依纏服了的脚看，完全是生理的病理，依未曾纏服的脚看，又是心理的病理，總之是從心理的病理趨向到生理的病理。這班怕研究婚嫁問題的一樣是心理的病理，至於守節慣了的婦女，便進於生理的病理了。那種病理的症狀怎樣？請看下列幾樁事：

（一）有一個四川朋友對我說：『簡州一家姓趙的老婦人，有一子一女。兒子定了親，女子許了人。他的兒子十九歲的時候，正要給他娶親，忽然生起病來，

病了一年多，差不多要死的光景。當這個時候，他的女兒的夫家，正央媒人來說迎娶的日期。這位老婦人，一面急兒子的病，一面急女兒的嫁粧，估量他兒子的病，一定不能好了。忽然異想天開，也央媒人到他媳婦家裏下迎娶日期的帖子。那媳婦的家裏就是明知新郎病得將死，也只得把女兒嫁過去。花轎到門，新郎斷氣。這趙家的老婦人却不慌不忙，叫他自己的女兒和貼己的老用人，攙住死人和新人拜堂。但是死屍不會下跪，就託着病說，『新郎拜不動了，還是回房去睡』，便將屍首攙到床上躺着，一面叫他的女兒敷衍新人。舊式結婚，新人明明同傀儡一樣，也就莫明其妙。客散後，陪着死人在一張床上睡覺。到半夜過點，忽聽見新郎發極細的聲音說，『要……』息一息又說，『要……茶……』。新人明知新郎病久，也不以爲奇，起來給茶他吃。新郎吃了茶，慢慢地睜開了眼，纔知道他自己已經娶了親了。天剛明，忽然聽見打門的聲音。新娘要去開門，總有點害羞。不一會，房門和擂鼓似的，還帶着老婦人嚷開門的聲浪。新郎聽得是他母親的聲音，便掙扎起來叫新人扶着他開門。門一開，正與他的母親打

一個正照面。這位老婦人一見到他的兒子撲的望後一仰倒在地上，死了。後來由他的女兒說出來是：他的母親，因爲他缺少嫁粧，特地替他哥哥娶親，想把嫂嫂的粧奩嫁姑娘，不料臨拜堂新郎斷了氣，老婦人便更進一步想訛詐媳婦娘家的錢，所以天剛亮就來打房門，不料他的兒子並沒有死，見面一嚇，倒把他自己嚇死了』。

（2）一個未曾見面而知名的人，署名（央公）投了一封紀事的稿子來：『有一個王舉人把他七八歲的小女兒關在一間房子裏。憑他的小女兒怎麼叫喚，怎麼啼哭，怎麼提起小拳頭擂門，王舉人總是坐在門外面不動；口口聲聲的說：『你的機會！你的福氣！你年紀太小，上吊服毒的事你自己一個人做不來！做了也沒有人相信！我叫你媽媽勸了你好幾天！只有這一個方法頂好！我是想了幾天幾夜的！這是最有名的事！』原來王舉人把他的這個小女兒，早早許了人家。男家的孩子死了。王舉人要他七八歲的小女兒去殉節，他便可以得一方『名門貞烈』的匾額。所以生生的把他這個小女兒關在一間房子裏要餓死他』。

（3）長沙周南女校教員李雲杭君，寄了一篇高等科一年生婁玉華君的投稿：『上一個星期節我聽見一件極慘的事：說本城南陽街某眼鏡鋪有一個女子，年紀很輕，人也很聰明，裁縫刺繡都很好。上星期四（八年十一月十四）就是他結婚的日子，男家辦得非常熱鬧，那些街上近處的人都哄動去看熱鬧，忽然說新人自己殺死在轎子裏，血淋淋的……他父母嫌貧愛富……他的父母把他賣把人家……他不願……他的父母……勒逼他……他沒法……他自殺……』（按女士趙五貞，長沙人，年紀二十三歲。識字，能讀書，愛看佛經。因爲父母替他許給他不願嫁的人，所以常常唸唸『弓絃割斷兩頭空，人也空，財也空，父母兄弟姊妹一場空。』）

社會上和這些相同的事實，正不知有多多少少！我的朋友劉大白先生曾經說：『舊家庭的罪惡，到演成投井上吊服毒自刎……的事實，要算是已經發洩了！試閉起眼睛，替他們細想自殺以前的光陰和不會自殺的人怎麼樣』？我引了上面三件事，又記起大白先生這幾句話，中間幾次要把我的筆丟了不忍寫下去，唉！我因社會上有這些事，所以纔提出這個問題，要想從黑暗裏面找點光明！黑暗裏

面又那來光明！　從前黑暗中間的父母，籠住黑暗中間的子女，僥倖還可以相安，但是已經演了不少的慘劇；如今在黑暗與光明過度的中間，更容易發生極慘痛的事實，要免除這些慘痛，不能不把舊式婚嫁下一點批評。

（一）無惡意的父母做的惡事

父母替子女婚配，本來是一片善意。（從前或現在官僚商人，將子女作爲倚附門閥財力的，不在此例。）無如婚嫁的關係，發生在嫁娶以後，不發生在嫁娶之前。做父母的縱然懷着十二分的善意，十八九多是注重在央媒問卜算命求神這幾件事上，試問做媒的具何種人格？　不過兩邊撮合，他就可以兩家走動到處借光。這是對於所謂有財有勢的人家說的。至於一般社會上，媒人只要得到幾個喜歡錢，或者鄉村裏的婆婆專喜歡找點臉上風光，惹點瓜葛，就算是做媒的興趣。對於婚嫁以後的關係，父母尚且管不到，媒人還來担什麼肩子？　至於求神問卜算命，更加比媒人還要不負責任。　一些沒回信的東西，做父母的偏要託信他爲子女

作婚嫁的媒介，所以十二分的善意，結果一分不剩，有的還要翻一個轉面變成十二分的惡事。譬如浙江第一師師長童保喧的父親，是讀過幾天湯頭歌訣的。他對於威風凜凜帶兵去打廣東的兒子眞是和心頭的肉一樣看重，他兒子病了傷寒，在他是無技不施。據說他老人家專用補劑的，恐怕他兒子病乏了，用盡心機，開了幾貼補藥，就此斷送了他兒子的生命。但是問他的意思，眞是一腔裝滿了要好不能的善意！央媒求神問卜算命替子女定婚嫁的父母，和這位老人家比較有甚麼區別？

(二)青年人不知道婚嫁以後的關係

前面所說的是父母方面，這是說子女方面，舊社會的習慣，子女對父母有一般信任心，當幼年的時期，並不知道婚嫁以後的關係，父母把他配什麼人，父母把什麼人配他，在他子女自身，似乎一點不負責任。即是成年懂事的子女，因爲壓在『從父』『順親』的綱常裏面，明知是火坑也只可跳，明知是非偶也只可就。『

賀客在堂，吊客在途』，這些事實，不過在短少時間之中認爲奇禍。設使將一般的婚嫁前婚嫁後調查成一統計，其中不知道有幾多慘史。有人對我說：『民國元年到民國七年，蘇州一處，自由結婚的事實將近一千。調查離婚的事實有十分之八』。說的人的意思，以爲自由結婚的流弊。但是我的意思，倒認爲自由結婚的成績。（一）十分之八雖然離婚而十分之二總是很美滿的。（二）十分之八能夠自由離婚，便不至於受不自由離婚的痛苦和慘劇。但是這十分之八離婚的總不能認爲一樁好事，不過『自由』是不認錯的，錯的還是在不切實明白『自由』的緣故。究竟還是婚嫁以後的關係沒有研究明白的緣故。

以上兩層，是我個人對於過去的婚嫁的批評。將來婚嫁問題我主張：

（一）婚嫁是男女兩個人的事，不容第三者干預。

（二）婚嫁的要素『情』『慾』『生活』。

（三）婚嫁的道德。

依我的主張，凡是第三者代訂的婚約，絕對不能承認爲有效的。子女是世界國

家社會裏面一個負担將來世界的『人』，不是父母的『物』。父母不能把人當作所有權的物允許給別一個人，所以不能將女許給別一個人。父母不能把別一個人當作物，所以不能接受別人許來的一個人。婚嫁既不容第三者干預，當然屬於兩個人的自由。

兩性的結合，大都說是孕育在「愛」的中間，這話原是不錯。只是「愛」的包圍太廣，——愛包全人類——所以我認第一是「情」。因爲情字兼有意識的。第二是「慾」。慾是兩性必有的東西。一般諱言慾的，正合俗語所謂「三天不吃飯，凸肚皮過橋」，這種作僞的惡習，應該彰明較著排除的。第三是「生活」。男女未婚嫁以前，都應該備具生活的技能。

婚嫁的本身，照以上講的話，就可算是本身的道德。但是上兩層不關第三者的事，這一層不能說與第三者毫無關係：(一)兩性之中的一性，在未訂婚之先，有許多願意和他訂婚的。既訂了婚，其餘願意訂婚的都應該立於全人類一般「愛」的地位，不應該再生婚嫁的『情』。(二)已經結合成的婚嫁，一般立於全人類愛

的地位的，不應該破壞那一個已成的結合。

婚嫁要成爲眞幸福，就該先創造光明的婚嫁。因爲幸福只在光明這面。

生育子女，是兩性的情的證據，慾的證據，生活的證據，就是全人類『愛』的證據。無論那時代的人，沒有不愛嬰兒的，如果從美滿的『情』『慾』很均等的『生活』產育的子女必定更可愛的。

普天下做人的父母子女們，還是創造愛的世界好呢？還是常住在慘的世界好呢？還是把身受成爲病理的痛苦遺傳把世世子孫好呢？還是願意世世子孫不再受病理的痛苦好呢？請大家細細想想認認眞眞的選擇選擇。

考試與畢業　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凡人類必需要的事事物物，只有改良，不能廢棄，如果不需要的事事物物，只有廢棄，不必改良：例如交通上用的船，車，從人力到電汽，中間經過改良的事實，便有風力，獸力，蒸汽種種；無論交通機關進化到那一境，交通的器具，無法廢

棄，這是因爲必需的。　又如頭髮，從披散，束起，到編辮子，也經過些改良的過程，總不如直截了當把他剪短了利便，這是因爲不需的。　譬如剪頭髮，現在社會上都明白這件是很利便的事，斷沒有回頭去提議髻該怎麼挽法才便利，辮，該怎樣編法才便利，因爲不需用的東西一看破了就廢棄，不必再討論髻與辮子的改良方法。

現在學校的考試制度與畢業制度是不是必需的呢？　還是不需的呢？　要研究改良這兩種制度，或直截主張廢棄這兩種制度，必得先認識學校是個什麼。　現在的學校又是個什麼。

『學校是教人發展本能的機關』。

現在的學校，是資本階級的專利品；因爲現在的學校，非有財產的人，不能入學。所以現在的學校是

『製造知識階級的機關』。

我們認學校是必需的，『製造知識階級的機關』的學校，便有改良的必要。　因爲

人人應該充量發展本能，所以人人該有受指導的機會。那麼學校設備，是人類共同的，普遍的，永久的，不該爲那一批人所獨占的，專有的。

既認識學校是人類共同的，普遍的，永久的，何以要有考試與畢業這種制度呢？

主張這兩種制度的，他認考試的作用：

一　入學之初的程度認識；1分別棄取，2免得低能者躐級求學；

二　鼓勵學生用功；

三　定升級留級的標準；1優等生與劣等生的分別，2考察勤惰。

以上關於學校之內的作用。又有對於校外的作用：

一　對於學生的家庭，有了交代；

二　表示學校的成績。

大致考試的作用，不外上邊所列五種。依我的研究，這五種作用，都沒有存在的理由：

第一，『入學之初的程度認識』凡人都有本能，不能把那一個人拋棄在社會之外，就不能把那一個人拋棄在學校之外；所謂因認識程度而分別『棄』取的話，不成人話。其次，說『低能者蹴級』；爲要求指導來求學，決不願意進程度彀不上的講室；人人不願聽不懂的戲，就沒有自己願意蹴等求學的。第二，『鼓勵學生用功』學生用功，果眞靠考試鼓勵，他求學的目的，已經大錯特錯了；因鼓勵而奮鬥的人，是鐵十字勳章底下的軍人，是爭妍鬥麗的婢妾，是競馬場的馬；就是養成被動性的奴隸教育。第三，『定升級留級的標準』考試評定分數，自身就沒有精確的標準；拿沒有標準的東西作標準，根據上已經不能存立；而且在生活不平等的社會裏面，人的知慧，也因爲生活上待遇上遺傳上的差別形成聰明與愚笨；怎麼算優，怎麼算劣，不能只使那一個人本身負担這個評定的責任；況且時間的制限，學生平時所努力的科目種類和考試的題目差出，生理上的關係，種種都無法得到數量的均衡，優與劣既不能拿考試來判定，勤與惰也一樣無法判斷。

這樣看來，學校裏面的考試作用已經不能存在；至於學校以外的作用，一樣不

該存在：第一，「對於學生的家庭，有了交代」。第二，「表示學校的成績」。第一層認錯學生是學生家庭的貨品，不是社會上一個人；第二層，把修業證書，分數表，試卷，手工品，認作學校製造的；學生又等於製造貨品的機械；往往一個學校，經過一個學期考試，把一些手工製造，試卷，陳列了出來，招集學生的家庭和來賓熱熱鬧鬧開了一個懇親會，博得一些參觀的誇獎說「成績很好」；其實教職員和學生肚子裏自己明白那些成績是商場上買來的，那些是教職員製造的；與會的人也知道有這些鬼把戲：只為辦學校的人，裝裝點點辛辛苦苦開了一個會要人家誇獎他，既來與會，也樂得做個口頭人情誇獎幾句。唉！這班肚子裏自己明白的學生，對於這場熱鬧，作何感想，所受影響又怎麼樣？辦學校的人就不管了！

還有平時和教員通私人情感的學生，背地裏通知考試題目的範圍，成績上增添些分數，那更不消說了！總而言之：科舉的弊害，移到學校考試制度裏面重演一番，不但不減少，並且加增了許多彰明較著作弊的事實；這不是考試制度演出來的

活劇，又是什麼？ 雖說這種狀態，原由社會上一般好作僞的風氣和蔑視個性的心理所形成，但是教人發展本能的機關的學校，却不能不負改革的責任。

也有人明知考試制度不是好東西，他却主張不斷然廢棄；這種見解，和前清末年，去了髮辮的又戴上假辮子一樣。 如果他眞個不跑到醜齪的名利場中，究竟要這假辮子何用？ 其實他並沒有看到考試是一種不需的東西。

以下說畢業制度。

畢業制度的作用：

一 對於學生的家庭，有了總交代；

二 給學生一個出身，使學生得憑藉這個出身找飯碗；

三 表示一種學業的結束；

四 社會上因爲需要有這一種學業的人材，依他的出身，給他的職務；

大致畢業的作用，不外前列四種，依我的研究，這四種作用，都不該有存在的理由：第一，學生的個性，是自己的，不是學校給他的，也不是學生的家庭委託學

校製造出來的；學生無論成年不成年都是社會中一個人，不是離脫了社會自成一個人，學校卽是社會，也不是離脫了社會自成一個學校；學業是繼續不斷在那裏增進的東西，社會是一種繼續不斷的組合時間上也不能畫斷他增進和組合的進程。依此看來，才明白學生不是家庭所有，不是一種死的材料；那裏可以由家庭交給學校製造成功一件固定的東西，交還所有者呢？所以畢業制度，『對於學生的家庭，有了總交代』的作用，不該有存在的理由。第二，『憑藉一個出身去找飯碗』，這種作用和從前的『舉人』『進士』有什麼分別？一個人不能在求學時期不吃飯，也不能在有了飯碗以後不求學。飯不是可以打總吃；學不是可以打總求——如果學可以打總求，便要劃斷人的一生作兩個時期：第一個求學時期，第二個找飯碗時期，打成兩橛做人是做不去的——不是說一個人把少，壯，老，三個時期可以渾成一片；幼年的保育，少壯間的求學，壯年的工作，衰老的扶養，在一個人年齡上生理上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待遇，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主要』的任務；主要的任務，雖因年齡和生理的關係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求學與吃飯這兩件事，應該可以做到老死

的時期。科學不斷的進步和人體繼續的生活同在一根線上的時間不住的前進；截取了學問的一段，認爲畢業，以爲終身可以靠他吃著；就等於打總吃十年二十年飯，以爲可以活到八九十歲不餓肚子，同是一般沒理解的錯誤。所以我認第二和第三兩種作用，都不該有存在的理由。第四，社會需要有相當學問的工人的工作，是由工人自身拿學業和工作去配合，不是學校給了一張畢業文憑，就作得了準。社會如果只相信畢業制度不相信有學業者的自身，就是當學業者自身是無人格的，而學業者所出身的學校是超人格的。

總之：考試制度與畢業制度，就是『蔑視個性』一種很惡劣的習慣，舊習慣一天不改革，社會的學校——人的學校——一天不能發現；人的社會，也沒有組織的日子。雖說別方面的關係很多，但是學校總做個前驅纔是！

『學校要改革舊式惡劣的社會，要從學校自身廢棄考試制度與畢業制度做起。』

讀王崇植君『我對於玄廬君的「考試與畢業」的討論』的感想

（一）

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時事新報學燈欄，有一篇駁你那篇『考試與畢業』的文章』。我很高興的往報架上去找看，偏偏本月七號那張學燈欄找不著，就到別處去找了一張來；滿望駁論上發見許多精義，給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參考；若使能夠使我們主張廢止考試與畢業制度的，拋棄了理想上的主張，更加歡迎；即不然，總比浙江教育廳『呈請修改學業成績考查規程條陳』好得多；那裏知道從頭讀到尾，竟不免失望！於這個失望中間，却得着了一種教訓，應該普告我們許多青年的：

『凡是對於新趨向的著作，要動手作駁論之先，應該把那篇著作，看得明明白白；並且該把那篇著作的背景也看清楚了，纔可以動手。』

現在我要把崇植沒有看清楚我那篇『考試與畢業的背景』指出來：

（二）

『考試與畢業』原文上的背景。是主張把一切不需要的東西，打得他粉碎虛空不留色相。考試畢業兩種制度，是不需要的；不需要，就該廢棄。又恐怕許多人把天下無廢物的一種觀念誤解了『不需要』三個字的意義；所以就拿人人頭上的頭髮，曾經拖過辮子梳過頭，剪去了的，作爲不需要的東西底例證；證明考試畢業兩種制度也和髮辮一樣該廢棄的。

他又認必需的東西應該改良。學校，是必需所以也應該改良。改良的過程，就和交通器具由人力到電力中間經過風力獸力的過程。這也是中國人人習見的，所以舉來做個『必需的東西應該改良』的例證。

崇植沒有看清楚原文的背景，所以他說：

『拿兩個比喻——交通事業和髮辮——來扭到不相關的考試和畢業上，我實在有

些不佩服』。

（二）

原文未說到廢棄考試與畢業兩種制度之先，就對學校下了一個定義。

『學校，是教人發展本能的機關』。

要明白這個定義，必先認識這個『人』字；這個人，就是凡人都皆識他是一個人，無論聾，盲，跛，蠻，啞，只要是一個人，都該有受指導的機會。原文見『不能把那一個人拋棄在學校之外』，這句話，崇植既認爲『當然不差的』；但是他又說：

『玄廬！我有一個實例問你：假使北京清華學校招留學生，沒有了考試，你可有具體辦法嗎？像許多師範學校，不取學膳費的學校，沒有了考試，學生怎樣招法呢？他爲分別棄取的話，不成人話，我不知道怎樣纔成人話呢』？

我若說崇植不明白學校的定義，崇植却明明認識『不能把那一個人拋棄在學校

之外』這句話是不差的；若說崇植已經明白了學校的定義，他又偏偏舉出兩個非考試不可的學校來；這種矛盾的原因，是丟開了定義來講現在的學校底緣故：把應該考試應該畢業的眼光，來看廢止考試廢止畢業的著作；又不明白原文的背景，並且丟開認爲不差的定義；所以在這篇短短的論文中，就有這個自相矛盾的結果。這還是駁論中很小的錯誤點呢！

（四）

駁論中最大的誤點，就是把原文所指現在學校的狀況，認做定義：原文說，現在的學校是

『製造知識階級的機關』。

崇植既把我所指應該改良的學校現象，作爲定義，所以他說：

『學校確是製造知識階級的機關。因爲人類的本能是不同，發展起來的程限當然不同，學校雖是指導人人充量發展本能，但是人類的本能決計不能在同一水平線

上，個個人可以向着做大科學家加利利亞，牛頓，鹿化西等的路上走，個個人不是普遍做得到的。我相信不是像老子出世的人生觀，主張歸璞返眞，智識階級總是打不破的，亦無須打破的』。

現在人的知識，因爲遺傳上待遇上種種所受的環境不同所以生出知識的差別。如果把一切不需要的制度打破，自然會從相差點漸漸走到相近點，一直向相同的點上走。這些題外的話姑且不說：就論現在，知識只有差別，沒有階級；『知識階級』這個名詞，是由資產階級裏面生出來的。由資產階級建設了學校，把學校作爲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得受指導的無非是資產階級的人，所以這種學校的結果，就成爲製造知識階級的機關。階級制度戰鬥的血花，差不多要開到眼前了。我們想免除這種禍害，應該先拔去這個禍根。要去這種禍根，原不是社會中間一片段的學校，所能夠做得完成的。但是學校在社會中間固然是片段，而學校自身，却是一個具體的。這個片段中間，找出一個具體的問題來研究，那個片段中間，找出一個具體問題來研究，那一方面的研究先成熟，就以那一方面先發端，這不是應該

的麼？

青年啊！ 你們還是立在資產階級方面呢？ 還是立在非資產階級方面呢？ 你們如果立在資產階級方面的：只管主張應該考試應該畢業？ 校門外的哭聲，笑聲，一般蠢笨工人的打架聲，不去管他；把四面圍牆築高些砌厚些，像長城那般高那般厚，只要外邊都是不識字的人，你們靜靜心只管去研究尼采，斯密亞丹的學說罷！ 你們如果立在非資產階級方面的：要進營業的學校，你沒分；要進留學豫備的學校，你沒分；要進不取學膳費的學校，你也沒分。 因爲你們是拿不出一兩百塊錢的；你們從小就沒有識字的機會的；考試輪不到你，你只有分抬考試的人的轎拉考試人的車，撐考試的人的船，煑考試的人吃的飯，燒考試的人喝的茶，縫考試的人穿的衣，還要你門印考試的人讀的書，營造考試的人住的校舍；什麼都有你的分，只是考試沒有你，畢業沒有你，博士，學士幾個字樣加不上你們的名字上去；你們還是安安分分做一塊智識階級底下的塡脚石罷！ 凡人都認識你是一個人，那一個人的學校都用得着你的！

（五）

我借崇植的駁論，來說明我那篇『考試與畢業』的意思，和大致的感想，星期評論又得了一頁的材料，我是很感激他的！　我讀他的駁論還有幾句零碎話該答覆的：

他說：『我看西方的情形，玄廬君的話有點信不過。』

我很希望崇植把西方的現象，詳詳細細告訴我們，使大家多得到些好榜樣！也可以使我明白怎麼樣『信不過』的地方。

他說：『學校沒有了入學考試，一學校的學生不是包涵萬有嗎？　教授上不是要發生觝觸嗎』？

試看德國的統一學校。（略見新教育二卷一期）他說：『聽戲是娛樂，聽講是發展本能，怎樣可以比喻』。

戲劇原是社會教育的一種。　而且我主張將來的學校，必須和戲院有相似的設

備，聽衆必須有任意挑選講師的自由。

他說，『廢除了入學考試的結果，你可有成竹在胸嗎。』

有，大大地開着學校的門，大家都可以自由聽講。

他說，『現在社會狀態和經濟壓迫，許多人難免走躐等的路。……人性全惡的純粹他律主義，也該下番研究工夫……不信我這幾句，請在各學校裏下個詳細精確的調查。』

我相信崇植這幾句話是實在的。許多人何以要躐等？何以不能自律要靠他律？崇植既明白是受社會狀態和經濟壓迫的影響，何以不直截去解決社會問題？難道說說維持着考試畢業的制度，經濟的壓迫就免除了麼？

他說，『不能拿考試做準確的標準，這一番話我是表同情。……一件抽象的東西——學問——是沒有什麼可以計量的。』

他這番說話，明明認清楚成績評定是不能精確的；底下一個『不過』一個『但是』，就轉出一個下墮物的速率公例。

他說『所以拿考試制度來定升級留級，是件可能的事情，』就以一個學校裏面一個學生的一樁成績，如果個個要和假定的公例一樣研究，恐怕集全國的教師，費十年的工夫，也考試不了一個普通中學。

他說，『畢業制度作用四條，是現在誤認畢業本意才發生的。』崇植既認明我所舉的畢業制度的作用，是誤認的，我希望他把他所認的作用，說出來，使我們也得一個更充分的研究資料！

他說，『一個學校，教授上沒有畢業，不是要手足無措嗎？』這種話的論調，差不多大家都聽慣了；例如，民國紀元前，剪了辮子的，就常常聽見人說，『一個男人，剪了辮子，不倫不俗的像什麼呢？』初創天足的時代，就有人說，『一個女人，不纏好一雙脚，像什麼呢？』紀元以後，就有人說，『一個國家，沒有了皇帝，怎麼辦呢？』改革時期的論調，往往如此；我以爲下決心要澈底研究的人，不該有這種含糊籠統的口吻！

他說，『我不知道玄廬君主張廢除畢業制度，下過一番研究工夫沒有？他對

於教育上，下過一番研究工夫沒有？』

我研究畢業制度的結果，就是認爲不需要該廢棄的制度，教育的定義，就是『發展本能』四個字。

我的話在大體上已經答覆完了。末了還有兩句話該說的：

一，無論討論什麼問題，不應該拉扯問題以外的話，謾罵更沒有人願意睬的。

二，既主張階級制度，千萬不必拖累無數平民在筆底下做靶子。

青年的社會從那裏做起？

九年四月四日

勝寬，胸厚，血液充足，是青年應有的體格；眼明膽大，舉動敏捷，是青年應有的態度；打破舊環境，創造新環境，以將來的世界爲自己的責任，是青年應有的抱負；宗旨既定，拿熱烈的情感去要求應用的知識，是青年應有的趨向；有一樣不完備的，不配做今世紀的青年。

當現在過渡時期中，許多青年，正仗着老練的人材替他引導，這是不能免的事

實。但是引導者的勇氣往往不如青年的猛烈；起初引導者常常立在先驅的地位，拉起一般青年望前進；繼復引導者就不免退處於被激進的地位。久而久之，引導者能夠不落伍不破產已經要算是『難能可貴』的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所謂老鍊的人材，不過像一堆爛穀子中間還沒有爛的陳穀，觸着春氣，也能長出萌芽；一般青年，却是悶在鑼裏罐裏的新穀種。一朝把不通空氣的鑼兒罐兒打破了，迎受着騎起鋤頭來的春，自然高高興興蓬蓬勃勃發動他的生機。抽象的觀察，以爲新穀看陳穀的樣也長出萌芽來；其實這一大片廣漠無邊的春，只要不是生機斷絕了的枯朽，沒有不會接受的。所謂引導，所謂先驅，也不過是這個時代一句話罷了。打破這些不通空氣的鑼兒罐兒纔是實在的事。

其次，引導者當前進的歷程中間，時時顧慮着四方八面的暗礁，總想避開暗礁，或找暗礁的缺口，或等候世界的大潮，纔敢前進；而一般青年，却不問他有危險沒有，一覺悟到前途的生路，好歹就衝了出去。其實在枯寂的死境中間徬徨，比事實上的危險還要危險。所以當勇往直前的時期，最容易使引導者落伍，就是這

種冒險精神的表現。

什麼愛國運動；文化運動；老實說，就是不願意再住在這個枯寂的舊社會裏。既不願意再住在這個枯寂的社會，便應該建設我們理想中的社會；這個理想的社會，從那裏做起呢？

第一，破除倚賴家庭的心理，拒絕遺產承受。舊社會能夠顛倒玩弄一般少年人，就是把少年人推納在作僞的虛榮裏面，和遺產的誘惑。現在的形勢，虛榮是誆騙不住了。只有經濟的打擊，却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我們既要脫離這個窩窠，更不必問舊社會的原諒不原諒，只要問我們自己有沒有打破倚賴家庭的決心。果眞有了這個決心，那麼舊社會把子女作爲看守財產底奴隸的圈套，就套不上青年的頸子；舊社會既喪失了承受遺產底守財奴，他們建築在家族制度上面底資本家的生產制，自然喪失了根據。這是我們青年改造社會底第一步。因爲我們青年，不能離開社會去做改造的事業；也不能劃出一個空間，經營我們理想的社會；我們感覺到受苦痛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個性能夠到達的地方；使我們受經濟打擊的家族

制度，卽是拿遺產誘惑我們的家族制度；所以改造社會底第一步要從破除倚賴家庭的心理，拒絕遺產承受做起。

第二，我們青年眼光裏面各種生產機關！土地，機器！該看作是『人』所公有的。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句俗話明明把獨占的生產機關，鑿穿後壁。『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這首歌更加說明因爲要消費纔勞動，因爲要勞動纔要生產機關；不勞動的人，出不到什麼力。明白了這兩層意思，就知道凡是生產機關，應該是勞動的人發展本能的場所！決不是不勞動的人可以把這些生產機關掠奪，霸占，以及作爲遺產的。我們一面了解一切生產機關不該作爲遺產承受，一面就要了解我們該把自己的勞動去發展這些機關底生產能力。

我們青年只認識那一種是生產機關！不認生產機關是那一個人遺產，就是不認爲那一個人是所有者；我們青年只要把自己的能力去發展生產機關的生產！不承認我們是財產相續者，就是不承認無論那一個人的財產相續權。

以上兩層：大分對於資本家大地主窩子裏底有覺悟的青年說的，似乎距離要勞動而沒有機會的青年很遠；不過我們眼光中，只分別青年與非青年，不問資本家大地主的子女與勞動者和勞動者的子女。因爲大人，太太，是自己作成的；少爺，小姐，是人家給他做的。我們希望現在所謂少爺，小姐們，能夠自己覺悟，將來不再流落去做大人，太太，誰說不是我們青年的好朋友？（『流落做太太』這句妙語，是一個朋友崇俠講的；因爲這句話很有精義，所以我來做了材料。）不但這樣：我們現在起文化運動的一班人，以及直接間接受文化運動的一班人，那一個敢說不是從前的強盜？如果從前不會做過強盜或分過強盜所給他底贓的，恐怕他祇今不但不會起文化運動，並且連接受文化運動的能力都不會有。我們想想，六歲管雞，七歲看鴨，八歲放牛，九歲做徒隸，那些有一餐沒一餐的貧民窟裏長大的人，連識字的機會都沒有，那裏還說得到接受文化運動呢？所以眼前一切文化運動，暫時只可說是運動皇太子革命。如果有不受運動的皇太子，將來總要流落做皇帝處在被革命的地位。

天氣漸漸地暖起來了，寒暑表的度數不會一支獨高的。如果這幾天溫帶中的法倫表還在四十度下的，就是一個壞了的寒暑表。還有一種固定在零度底下的表，看見別的表升高，以爲是一樁奇事的，我們就把他丟在沸水裏也煮他不高；只是青年社會裏用不着他就是了！新世紀的青年呵！大家努力！

●小說底權威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曇悟

橫看豎看從黃帝紀元起到民國九年這四千六百十七年底社會狀態，逃不出水滸，紅樓，西遊記，封神傳，四部小說。這四部小說不但可算追紀得着上古中古底社會史和人底心理，並且支配着這四部小說出世之後的社會和人底心理；偉大呵！小說底權威！

這四部小說說些什麼？差不多凡是識字能看書的都看過了，不等我細說；放大眼光包圍起來看透了他，無非是『盜』『娼』『仙佛』這三種模型；『黃金紅粉富貴神仙』世間人那一個能逃得出這八個字的圈套？逃不出這個圈套，便做了三個

模型塑成的人物。

過去的歷史和社會的現狀，統通被這四部小說鑄定了是無可諱言的；將來的社會，還是要被他支配下去嗎？ 我不敢信世界人有擺脫他的能力。

我常常覺得中國人有兩種最豐富的特性：

一，妥協性。

二，突飛性。

看紅樓夢的，沒有一個不希望寶玉和黛玉成了美滿姻緣，到黛玉死後，又替寶玉欷怪可憐的捏了一把汗；看西遊記，封神傳的起碼就想騰雲，『一個筋斗雲三萬八千里』，以爲人生第一快事，所以處在一個四不像的『德謨克拉西』制度底下，並不肯向改造途中努力，就想打一個筋斗到『安那其』世界。 起了一陣虛勁，這個筋斗打不過去，又換一個方向望什麼『西方淨土』什麼『虛無』的如意算盤的幻想裏面跑。 又經過了一陣鬼畫符的時間，看看還是做不去。 飯是要吃的，衣是要穿的，房子是要住的，環境一逼，就慢慢地回了頭鑽在舊社會裏謀生活去。 生活找到

了，就上『黃金紅粉』的熟路；找不到，或是不滿足，又向『仙佛』那邊遁。 糜來覆去，不是謀『妥協』，就是想『突飛』，一副改造途中一分一寸忍着苦痛向前走的重担子，有那個敢湊上肩頭挑着走？『金玉良緣』『筋斗雲』，這小說底權威眞個不小！

如今水滸傳已經有人把他加上新式標點重印專利了，我想新標點的紅樓夢也不久就會出現；讀這些小說的，或許當文學來研究；如果把身子加入書底內容，到底是要受支配的。 但是演著這四部小說的活劇的社會，可憐多少青年，早就讀得爛熟了！

●婦女解放途中底『浮蕩少年』 九年九月十五日覺悟

人類之半的婦女，被壓迫在階級的經濟制度最下一層。

階級的經濟制度一天不打倒，兩性問題內容底全部一天不顯露。

所以研究婦女問題的，一碰到以上兩重的困難，便說不出什麼究竟。 却是理

性的認識和情感的衝動，不容我們在說不到什麼究竟底時期，便拋開婦女的歷史和現實於不顧；這個當兒上，就發生『婦女解放問題』。

婦女經濟問題比較能夠獨立底歐美，現在還做着資本主義作中心的政治夢，渠們解放底進程，自然採『選舉權』『參政權』那些途徑；在『嫁漢無非穿衣吃飯』的東方，一向不入資本主義的政治夢，所以解放底進程，除却消極的切身底束縛和積極的切身底自由之外，還說不到個體向全社會方面怎麼樣的發展。

當這個似乎解放底動機，將要解放底開始，正在解放底進行，提倡的，自動的，感動的，沒一個不抖擻全副精神努力去開闢解放底途徑；絕像走人跡未經的荒山曠野，惟恐半路出個什麼差子。不料婦女解放底途中，背後受舊社會底跟蹤追撲且不顧，首先碰到的當道豺狼，就是佛突先生所說底『浮蕩少年』。

這些『浮蕩少年』，不是從提倡婦女解放後纔發生的，舊社會制度底下原有的產兒。果眞只是舊社會中固有的分子，那也無足怪。怎樣呢？

解放以前的男子，那一個不是『浮蕩少年』。到了解放正在進行的中途，叫做

『青年』的，頭戴新文化，脚踏新思潮，衝口就把『解放』兩個字作武器，來反攻解放途中底婦女，強迫着伊們答覆不願意聽的話和不願意接受的信。這些例子，舉不勝舉，還是希望青年人瞭解點『自由底責任』罷！

這一類的動作，我們不能專歸罪在有些動作的人底本身，舊制度因襲的力量實在不小呵！爲什麼青年中居然有不能打破這些因襲的呢？

『浮蕩少年』四個字的綽號，忽然加到二十世紀的青年人底頭上，二十世紀底青年，果眞直受不辭麼？我想未必！

在研究婦女解放問題的人，那一個不想到解放途中底危險的一程。一般男子，受舊制度和禮教底強制禁慾，一旦從精神上否認了種種束縛，便顧不到對面那個是人是物，立刻跑到禁慾那一面去——縱慾——這些都在討論婦女解放問題中的應有的問題。只是把個『浮蕩少年』却充了研究的資料。要知道解放途中婦女底危險，就是男子底危險；強拉着別一個人到薄冰上去跳舞，被拉的人跌下冰層去，拉人的人，也不能幸免的。我想一般青年人，憎惡舊制度和禮教也夠了程度了。

難道只憎惡舊的形式，反而充量發揮舊的精神麼？　理性不能駕馭情感的，在社交上總有宣告死刑底一天。

這個明明是討論婦女問題的一樁苦痛，而且這樁苦痛，是人人料得到的。現在已經發現了意料中許多影子，就不能不老實提出討論；倘使明知道這些苦痛，却沒有這個責任心去提他出來，他不說這些人是『浮蕩少年』底辯護者，却很像犯花柳病的瞞過鴛娘一樣。

打獵的，不怕虎豹，打魚的，不怕風波；主張婦女解放和解放的婦女，正不必怕『浮蕩少年』。

只是婦女問題的究竟，到現在還無從說起，就在這條解放解放的小路上走，實在是二十世紀人們的大羞恥！

●朝無用方面發達的結果是什麼？十一、二、十、覺悟

如今最時髦的論調，莫過於罵人「好古」，「師古」：「古」當眞不該好不該師麼

？「古」當眞該咒詛麼？　古底內容是什麼？　古底精神在那裏？　不惟咒古詛古的不明其所以然——便是好古師古的也一樣莫明其所以然。　這樣，我便要替古人叫屈！

鑽進古墓裏去學做死人，這好算是師古嗎？　從古墓裏挖出許多骨董出來作爲擺飾，這好算是好古麼？　如今所謂好古師古的便是這樣。　說古墓裏的死人，「佢一向沒活過」，說古墓裏的骨董，「不是人類創作的」，這樣的咒詛，公道嗎？合理嗎？　如今所謂咒古詛古的便是這樣。

眼見得衣，食，住，醫，藥……凡是中國人所依恃爲物質境遇的製造品，那一樣不是古人底內容？　那一樣不是古人的創作？　從拿皇帝的身份橫領了土地人民作爲私有財產以後，這種內容和創作進化的路程，纔劃然中斷，可是人類總朝進化路上走的，有用的方面既被私有財產制度攔斷了，於是就朝無用方面發達，像明，清那種舉人進士底科名，八股試帖底藝術；像禮教上種種的儀式，像婚喪年節種種虛僞的人情……究竟中什麼用？　可是不能不說是很普遍的發達了！　實際上還有

構大屋，置良田，開設工廠，銀行……種種橫領着世界的生產機關以爲體面氣派，把這些體面氣派遺傳給子孫的，這種思想和行爲，眞好算一致的發達到全世界了，究竟得到個什麼？第一就是給了子孫一個「懶底機會」，人到了懶底機會，佢底本能，也只得捲藏起來不用了。

有內容的古人，是這樣嗎？

世界當急切改革時，等於地史上的世界大革命：略有地質學知識的，都知道三葉虫，菊石等等許多動物底滅種，就是不能適應海陸變形時的物質境遇，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爲朝無用方面發達得來的結果。

朝無用方面發達所得的結果，就是「滅種」。如今崇拜古人的，朝無用方面，非薄古人的，也朝無用方面；遺傳子孫的，朝無用方面，位置自己的，也朝無用方面。這樣的努力，這樣的進化，簡直是從滅種方面努力進化！

朝無用方面發達的中國人呵！古生代地層下的生物化石，正等着我們後來居上呢？

●短評 四則

▲血。在公道正義的聲浪中，望着民族自決的一面大旗，波蘭復國了，我們幾個可憐的小兄弟怎麼樣呢？本月二號，高麗京城南大門停車場，閃然一聲，鐵血模糊，登時受傷的二十九人。一潭血泊之中，日本人的血，高麗人的血，還有幾點美國人的血，這是怎麼一回事？哦！這就是民族自決的大旂底下，報告高麗復國高麗獨立的先聲麼？唉！我這可憐的小兄弟啊！你不是本來有國本來獨立的麼？我們也曾經在吃敗仗之後，裝滿一肚子憤氣，有你的『完全獨立』幾個字的條約上簽了字的！現在我不願意追問你的國你的獨立資格爲什麼損失怎麼樣損失？我只希望你時時刻刻到到處處男男女女爲復國以後的計畫，定獨立以後的方針。我的小兄弟呵！要用腦部的血來支配肌肉的血，大衆的血來呼應少數的血，建設的血來承繼破壞的血，就是要用你將來的新血來洗你過去的舊血。幾不枉費炸彈聲下這一潭血。

▲美國公使芮恩施的話與中華民國的憲法　從來各國大使，離開他駐在國的時候，沒有此次美國公使芮恩施先生離開中國這樣的情況。當大家不忍他去歡送他去的聲中，他那一番臨別贈言，也是從來所沒有的。他說『在現代的世界上，沒有一國能單獨生活的。……一國的政治，不能不受世界公論的影響。因爲我們遇着困難問題，不能不靠世界公論的幫助』。他所說的世界公論是甚麼呢？不是由世界思潮搏成的麼？現在我中華民國從各方面看起來，已經成了世界思潮旋渦的中心。我就從政治方面聯想到法律方面，國內『法』的解決，或不在遠，一般身任人民代表握有立法權的議員諸君！要知道天壇憲法草案和六年二讀通過那幾條，不但比不上共和先進國的憲法，連土爾基的也比不上呵！政治固然不能不受世界公論的影響，莫非憲法就可以不受世界公論的影響嗎？我們要做將來的國民，伸長頸子所希望的憲法，不僅以共和先進國的憲法爲榜樣就算滿足。議員諸君呵！要睜開眼睛去看看現在世界思潮是怎麼樣了！不然，此後羣衆運動的慘劇，難保不比過去的要加增多少程度咧！

▲讀新出版品的方法　今年這一年，新出版品不下二百種。有很深刻很鍛鍊的；有理直氣壯暢所欲言的；也有新舊雜糅的；彷彿四面八方放煙火，看的人幾乎眩了眼光。因此我擬了一個讀法：

第一，『打破偶像觀』，從來讀書的習慣，不問內容如何？只要聽說是那一個大文豪那一個名手著的，不管好歹，豫先存了一個『必定好』『非看不可』的見解。這種崇拜偶像的讀法，不可不打破。

第二，著作者的境地和出版地方不同，譬如 Tshernyshevski 在獄中著的小說『怎麼好』，和民國紀元前幾年專門著述『國粹』的印刷品，表面雖然沒革命的議論，其實字裏行間都包含許多精義。讀的人就該從夾縫裏去尋覓意思。

第三，新舊雜糅的著作，原本不值得看，但在雜誌類，往往爲行銷起見，一册裏面，也有一兩篇好的。一本書既到了手，也不該因噎廢食輕易放過。

▲偶像打破分文不值　從前的人，看見皇帝出來，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說『彼可取而代』。明明知道皇帝是一個偶像，何以又想取來代他？這種不澈底

的理想，差不多和革命黨裏的人想官做一樣。今天有一個朋友從日本來，他說：『從前日本天皇出來的時候，除却皮靴鐵蹄的步伐聲，無論多麼樣的鬧市，一息也沒有傍的聲音，那一種神聖威嚴便在這靜肅中管住了一般人的生命似的。今年的天長節，却自由自在的多了。』

●教育與經濟

十年十月九日在杭州一師

經濟制度不改革，教育底性質，不是助長掠奪者底腕力，便是養成反抗掠奪的決心。

人類生存和傳種，比其他動物沒甚差別：人和其他動物的差別點，就是在求知慾發達到或一程度，備具知識的生產。依物種進化說看來，其他種物底進化途徑，也許因爲有人類當頭攔住，把彼等發展的本能，壓迫到不能伸張的一境，似乎已經失去了這種向上本能。人與人間的差別，也是因爲壓迫階級對於被壓迫階級形成知識底相差；這是在現在經濟制度上很容易認識。

父母拿教育來掠奪子女，教師拿教育來掠奪學生，都是現經濟制度所產生的罪惡。

你們不是要「建設社會教育」嗎？你們不是常常主張「教育普及」嗎？我相信你們不是虛談，更不是妄想；可是要在現經濟制度下面，建設社會教育，只是現今社會狀況底社會教育；要在現經濟制度下面，求教育普及，那就是一句欺騙的話了。試從學校統系看：依現制所謂國民小學，高等小學，中學，專門，大學，一級級的段落；你們究竟主張把哪一個段落作教育普及的標準？依人民底年齡方面看，有學齡兒童，青年，壯年底不同；你們究竟主張教育普及到哪一種年齡的人民？假如設一個最低限度，只就學齡兒童，以國民小學作標準而實行教育普及，這是沒有再降低的餘地了——可是浙江三千多萬的人口，應該有三百多萬的學童；每一個學童，再以每年最小的消費教育經費額計算七元，合計要二千一百多萬銀元：近年來浙江歲入，所謂國稅，省稅，煙酒，印花，鹽稅，關稅，鹽課，灶課，一切收入略計每年只得二千一百萬元。這樣：儘浙江底歲入統通拿來辦最低限度的

教育普及還不夠，於是「教育普及」這句話，便落了虛妄了。

我可斷言一句：現經濟制度不改革，不但定不出全民社會教育底方針，並且不配講教育普及。

這麼說來：難道將教育事業廢止了麼？——不然的。在改革現經濟制度上努力，便是爲『人底教育』努力，

就浙江教育現狀看來，作一個無可奈何中的設想：

一，籌備「杭州大學」，

二，初級師範收女生，不續收男生，

三，男女同校，

四，改學校系統爲學期，

五，廢教育廳，改設浙江全省教育委員會，

六，廢止小學教員檢定委員會，

七，廢教育會，

八，增加教育經費，

九，禁止兒童工作。

上列各項，就是平時常常想到的寫了幾個標題出來：有機會，還要逐條的詳細的貢獻於社會。

人生問題（朗西國畢業記）十、一、五、覺悟

今天應新學社的招，心裏要講的話很多，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也很複雜；不過要解決其他一切問題，一定先要解決人生問題。這個問題很不容易講，但我既屬人類，當然也有人生問題的見解，不管說得對不對，如農人種稻，收穫了米，不管米子好不好，總之可給人吃罷了。

中國從前一般人，都是把忠孝來講人生問題，所謂忠孝社會，無論一個部落，或是一個國家，總有個元首。尚書上說：「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他以為元首為主，其餘都自首推下去；股肱或可殘廢，頭腦萬不可破裂，所以在一部落，一國家

，把元首推得很高，其餘不過附屬罷了。看一部落一國家的盛衰興亡，都以元首爲轉移，而忠君愛國之心，因此格外發達。講到「孝」，也並不單是理想造成，一大半也是物質使然，因爲當時的知識技能，很不容易得到，你看當日的鐘鼎文字，很是簡單，工具不全，自然很不易於鑄造，假如一張報紙，在當初要像鐘鼎文字的鑄造，要印多少天才成呢？所以當時家庭事物，以及一切知能，祇由父親把一己底經驗，全憑記憶，教給他底兒子，離父就不能得到知能，而兒之視父，自非常重要，非孝敬他不可。

忠和孝相合，用來解釋人生問題，那就有「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這種大錯的道理，在忠孝社會裏，能夠通行，到了現在的空氣，當然又是不對了。現在我們要研究人生問題：

（一）認識人生的偉大　我們當知道人生實在是偉大得很，八大行星都可把人生來包括；驟聞之，似太擴大，其實不然。譬如太陽離地球九千二百萬里，彼能發光線，射到地球上面，如沒有太陽光線，地球一切，都不能生存，太陽光線，好像

供給地球底生存，而地球底生存，又好像爲人的，就可知太陽光線爲人生而有的，卽爲人生所支配。因爲人能支配自然。

從前有人說：人受自然的支配；這說是不通。支配和受支配，這兩個意義解釋不同。

譬如我以粉筆寫字，是人支配粉筆呢？還是人受支配於粉筆呢？當然是人支配粉筆，決非粉筆支配人。因爲人有意志，去支配手，用手去支配粉筆，不是人受支配於粉筆：支配乃是一種意志作用。又如一隻船，從上海啓碇，沿黃浦開至吳淞，船沒有人去駕駛，彼決不會自己開至吳淞，因爲船沒有意志的，不過受人底支配罷了，又如桌子可用作講台，全是受人支配。

自然界受人支配，人却不受自然界支配，人對自然，總是天天奮鬥，雖看不見什麼奮鬥的痕跡，却天天在奮鬥之中，譬如天氣冷，人雖不能自己生出毛來，去抵抗，但人自己雖不能生毛，而却可借外物來使用，天冷了，人或是穿皮裘，或是煨炭爐，皮裘是動物身上取來，也是自然物，炭是幾千年前的植物，受太陽底光熱，

而埋在地層裏邊，人去挖出來使用，不過也是借用自然去支配自然。

人生却是偉大得很，不過人又小器得很，自然界既大得很，哪一塊地方，不可種東西，謀生計？但人偏要把土地私有，受契據的支配，使大多數的人無從生活，這不是小器嗎？又如金錢也是如此，督軍的勒餉，長官的賄賂，資本家的殖產，總是愈多愈妙，但他一生也用不了這許多金錢，他究爲什麼緣故呢？不過要標榜資產的數目罷了。如果要數目大，儘可寫一個數字，下邊連寫多少圈好了，何必又這樣子？徒見其小器罷了。要知人自有史以來，照公歷說，已是一千九百二十年，無史時代，還無從知道彼底久遠，地球縱橫有多少萬里，還不過是佔太空的一小部分。人生占時間和空間，眞是很短促，很微小，但人都見不及此，徒見爭城爭地，眼光何近，器量何小？但並非沒有感情，不過被一層包圍着的東西迷住了。而我們却應該認識人生底偉大，一切自然都受人支配。

（二）認識人生的眞實　眞實究作何解？諸位以玄廬爲眞實的嗎？說他是眞實的一個人，不錯，但是幾千年前或幾千年後，有沒有一個玄廬？幾千年前我可知

道從沒有玄廬這個人，幾千年後，却不能知道還有玄廬這個人沒有。不要說幾千年前後，就是四十年前也沒有玄廬一個人，四十年後也不知道還有玄廬這個人沒有。

再說得近一些：就是昨日的玄廬，可是今日的玄廬嗎？昨日的玄廬決不是今日的玄廬；何以呢？因爲玄廬自己知道從一歲到今三十七歲，決不是一天長成到這樣大，一定是一秒一秒地逐漸長大的；所以一秒前的玄廬，還不是現在的玄廬，可知沒有一秒可說玄廬沒有長大的，因爲眞的玄廬是動的，決不是靜的。又如一隻鐘，一分一秒的過去，但過去早已過去，未來還是未來，而從來沒有一秒是靜的，我們因此可知眞實一定是動的，靜的決不會眞實。所以常聞人說：某人守舊，某人頑固；其實是不通的話，因爲今日以爲新，後日視之就是舊，人的一生，到了老年，耳自聾，目自瞎，髮自白，齒自脫，勢之所趨，決不能把壯年時代的形狀，勉強保守之不失。太陽或地球能保守彼底不轉動嗎？如太陽有時而息，地球有時而靜，那麼，人或可守舊。舊不可守，可見靜是不能的，因此可知道人生底眞實在動，離了動就不是眞實，

譬如蠶底種子變爲蠶，經一眠二眠三眠的過程，然後成蠶，自蠶變爲蛹，自蛹變爲蛾，常常變動，決沒有一分一秒的靜止。有人說：蠶變爲蛹，蛹好像死了，但彼能變蛾；蛾又生子；子好像死了，却又能變爲蠶，不是到底沒有死嗎？又如某人死了，但底形固死，但底質還沒有死，蚯蚓食之，就變爲蚯蚓，植物吸之，就變做植物，不過把彼底形態換了一下。

所以生死問題，也不過是相對的。又如以桌子爲已死，那麼，桌子應該永不變化，而其實時時有所變化，就不能說彼死的。因此，知道世界沒有死的東西，也卽是沒有靜的東西；時時在那裏變，天天在那裏動，人底精神和生理，時時在向上的不斷進化，故人生底眞實，就在動，就在不斷的向上進化。

我們能夠認識人生底偉大，和人生底眞實，就可以看出現社會是怎樣。現代的社會，決不是人生應有之境；因爲一般人底思想，看社會裏一人的生活只爲簡單的生存起見，無論作什麼事，無非爲了生存。一種是沒法的生存，一種是比較體面的生存，其實生存也不過是一個條件，此外還有二個條件：(一)繼續；(二)發展

。因爲生存祇管今天的生存，後天不知怎樣？　祇爲個體起見，而不能顧及羣衆。德國人平均活三十歲，中國祇能及二十歲，那麼，個體生存的時間總有限，所以還當謀繼續的一個條件。　但是『生存』和『繼續』二個條件，是凡一般動物都具的，而人還特具『發展』的一個條件。　如人們『住』的問題，由穴居而展爲屋宇。　又如奈端發明動律，後至一千九百零三年德人愛恩斯坦發明相對的動律，所以我人在在謀發展。　不過人生具三個條件：能生存，能繼續，能發展，而外邊却有現金主義的包圍，因有現金主義的矇蔽，一切知慧感情都消滅下去，外界一切就不能認識，這種人眞是可憐呀！　所以我們要打破現金主義，就是解放這個包圍，使人底本能，自由發展。　否則包圍在內，一切感情都消滅：譬如父母生子女五人，女子本是看不起，而兒子裏邊，一個兒子能賺錢，三個兒子不能賺錢，他底母親還能愛不賺錢的兒子，而可憐不賺錢的兒子；他底父親就不對了，愛賺錢的一個兒子，而很痛恨這不賺錢的兒子。　以他能否賺錢，或是賺錢的多少，而稱他兒子孝順不孝順，可是現金主義底魔力，可以迷惑人家底感情到這樣田地。　又如一個人托甲友誄一個

工界的位置月賺三四元，費盡心力剛找到，又托乙友去謀一個商界或政界的位置一月賺錢三四十元，倒一找就得；你想那個人，一定是感激乙個朋友，而不滿意甲個朋友。又如一個人向友借錢，能借錢給他的一個朋友，他感恩到十分，沒有錢借給他的，他看不起了。這種被現金主義包蔽在內的人，實在是可憐呀！因他受現金的支配，不是去支配金錢，好像人受粉筆的支配，不是人去支配粉筆了，眞可憐得很。但是這重包圍，一朝覺悟過來了，祇能跳出個小包圍，還有個大包圍在那裏，小包圍可以解放，而大包圍不是一人之力所能解放的。譬如我有一個銅元，才能買塊大餅，沒得一個銅元，就不能去買大餅了，大餅就不能吃了。

(三)認識人生底目的，講到人生底目的，是沒有一定的。譬如我今天到這裏演講，演講就是我底目的，但我明天底目的，就又變了。現在世界上的人，受痛苦較少的要算是俄國，但是假使把俄底勞農政府，移到中國，那時中國人也不會就十分滿意的。就是將來做到無政府地步，我知那時的人，也不會十分滿意，要去再求遠大的目的了。譬如我們早起，吃了早飯，到午時肚子又要餓，要吃中飯了

• 那麼，一般守舊者也好像忠孝社會和資本主義，他能夠說：我們已經吃過早飯，那中飯可不必吃了嗎？ 吃了早飯，早飯却已發生效力過，不過到了午時，早飯已經消化，那效力也消滅了，不得不再吃中飯，好像施行社會主義一樣。 我們得到這種教訓，可以知道人生底目的，沒有限量，不過要做天天最快樂的工，才好。再譬如一人買彩票，但得了頭彩，如但晚上就要死，但一定仍不滿足。 因此，可知目的無止境，不過是相對的信仰。 又如我們讀的歷史，素來把宗教，政治，法律，國家來解釋的，到十九世紀馬克斯出來，剛將彼推翻，拿經濟來解釋；但我們只可當作相對的信仰。

我們能知道目的無止境，不過是相對的信仰，就曉得天下沒有守得住的舊，沒有跳得過的新。 地球上底人類，都在同一秒鐘經過，無論彼是舊者也不能守住一步，新者也不能跳出一步，能夠超過的，祇有理想，但理想是不可靠，例如蛹之變爲蛾，必是一秒一秒的經過，沒有一下子就變爲蛾的。 又如自夜間到天明，也是一秒一秒的經過，不過夜裏也可以設法使光明罷了。 否則好像宗教家的所說天國

，極樂世界的迷信一樣，我們知道決不能一飛而過的。　我們能夠知道人生底偉大，眞實，目的，然後知凡百事物都建築在一「愛」字上。

「愛」字很難講，講抽象的名詞已難，講「愛」字更難。　什麼叫做「愛」？　「愛」是什麼東西？　這兩個問題，就無從解釋。　如男女愛情，愛到怎樣程度？　是無從說起的。　但倘以不斷的向上釋「愛」，「愛」就可以講了。　好像愛學問，我們不斷的向上和佢要好，就可以表示「愛」。　愛沒有淺深的程度，不過是不斷的向上罷了。

人生完全的趣味，完全在「愛」字上，「愛」也可算彼是悟性，也可算彼是超人性。「愛」常常從慾裏來，男女衣食，都是人之慾性，而「愛」就在這里發生。講「愛」不能離開慾性，慾足使「愛」提高，好像一個輕氣球；慾性提高，「愛」亦隨彼提高，這在人類彼是玄妙的。　有如男女之愛，儘可喪失生命也所不顧，而慾性未嘗佔及的，在事實上也很多；所以知道「愛」好像有極大的光明。　譬如男女間發生的愛，格外可以看出，無論遭怎樣境遇，決不能搶奪佢底「愛」。　而在母子之間，尤足以表現出來，好像上述的不能賺錢的兒子，他的母親憐他，決不惡他，不像他底父

親的迷於現金主義。　因爲他底母親能把「愛」來打破現金主義就是「愛」能制慾了。

自從原人時代，到現在，都是愛和慾不斷的向上。　譬如飲食是慾性，而求食之美，又是「愛」了。　又如有個人，具了美饌，招佢底朋友來吃，但是這個朋友來了，把佢當面罵了一頓，這個朋友雖見有美食，也難下咽，這又「愛」把慾間斷了。但慾也容易把「愛」間斷，如現在的男女自由結婚，都是這樣，很足以墮落青年。

從此，可知現金主義的罪惡，我們要把這個「愛」去剋制那個慾。

還有幾句要緊的話：就是我們不可對於世界的改造太性急，這是現在一般青年所很容易犯的弊病。　愛知道一朵花，彼到了時候自己會開的，雖努力的向上，或可以縮短彼開的時間，但決不會一蹴而幾的。　倘使揠苗助長，反而得不償失，祇見彼底害處；但是對於不得已的時候，也非用激烈手段不行。　好像一種惡勢力，由少數守舊者把持住，佢們能卽覺悟是最好，但佢們偏是頑固，我們因愛大多數的人，要求大多數人底幸福，使不能愛這少數的人，只好犧牲佢們了。　但是我們仍是可憐佢的。

我們把愛去對待社會，雖社會有人仇視，用鎗對在我底心，用刀架在我底頭，但是我底身可以死，而我底愛却不可移。譬如一個有勢力的人，能搶人家已戀愛的未婚妻，但斷不能連伊底愛情都搶了去。

我們應該把我們底愛，不斷的努力向上，去找快樂的一條路，來大踏闊步的走才好！

●教育底社會化　十一、五、七、曇悟

玄廬先生是位最精誠的社會實際運動家，近居鄉間，極力圖謀教育事業的發展，聯絡一般戚族舊交，計劃普及全縣教育；先生之意，以爲：『教育卽革命，革命卽教育，』要實行革命運動，非從教育着手不可！蕭山龕山周氏宗祠底繼志小學校，又繼先生以獨力創辦的農村學校而起了，幾經惡魔底阨阻，突於四月二十七日完全成立，舉行開校式。這篇爲先生那天的講稿，措辭懇切，態度非常嚴重；要知先生近狀的，想必以先睹此稿爲快的罷！

故急披露出來！（懷芳女士附識）

我今天以教育會會長資格來做主席，這是我在責任上義所不能容辭的地方；且與周氏，素有姻誼，爲振共和，尤宜竭盡綿薄，來共捐社會事業之偉舉！繼志小學校底匾額，以前爲『周氏義塾』四字，改稱今名，不冠以『周氏』字樣，以明學校爲『社會的，』不是哪一姓可得而私的！

中國數千年來的教育，都是爲少數人的特殊階級而有教育，未曾注意到民衆的教育。私塾之設，完全是特殊的貴族的教育，富有資財者，各延西賓，閉門教讀其子弟，與民衆毫無關係；今繼志小學校，以其族有的資財爲創辦底基金，又以私塾改爲學校，鄉人子弟，各有求學底機會，這是財產與教育底民衆化與社會化底表現！

周氏，原是大族；爲什麼開學之始，報名者僅二十人呢？說來似乎很奇，其實毫不足怪！因爲此處四周包圍着的星棋羅布，都是桎梏人類本能發展的私塾！略有幾分財產底，就去請一位老先生來教讀其子弟，表示他們闊人底態度。我湖

州有一位朋友，很有錢，自己屋裏請了六個教師，教他一個兒子；現在這位闊公子，年僅十六歲，書原是讀得不少了，可是每天閉門吟誦，社會情事，一無所知，試問這樣的子弟，將來造就出來，至多也不過是一書篋罷了，更有什麼用處？ 又如周祠中有幾位請先生來教他自己底兒子，我曾經看過他們所教的都是「孟子」「史記」……一類中學高等以上所能研究底書。 兒童一方面，終於懂不得一些什麼！ 這不是特殊的貴族的教育——自殺的教育麼！ 爲什麼這樣的教育，是自殺的教育呢？ 例如魚翅，海參，雖然是些補品，好吃的東西：若是乳嬰吃了，能夠消化的麼？ 所以我底意思，以爲兒童全是『社會的』一個完人，全是中國底一個好國民，父兄不能視爲私物，據以己有，操持生殺之權！ 所以我們不能再坐視這許多小小的好國民，給他耽誤了！ 繼志學校設後，如附近的私塾，再不自行取消，送弟子到此地學校裏來；那末，我從責任上着想，祇有按照教育會議決的取締私塾底辦法執行了！

講到經濟一層，我意以義莊公欵項下劃作基金，是最好的辦法；因爲義莊是慈

善性質，專爲布施貧民，窮不能自給者而設，意思原是很好，無如義莊之費有限，現制度底製造貧民如人口增加是有增無減，雖有幾十萬資產，亦必供不應求，何濟於貧民底挨餓呢？而且濟貧，雖一善舉惠人；但源源救濟，益增其惰性，有時反成爲莫大的罪惡了。所以我們如果眞眞表示同情於貧民，與其給以許多金錢，不如授以相當的知識，養成其有獨立生活的技能——管理生產機關的技能；這是我所以主張以義莊經費撥歸學校之用的理由。否則，施與愈多，貧民亦必愈多，子弟又必長淪於不學的境界了，社會豈不是很可危險麼？

還有一層，是我對於繼志小學校底希望，繼志學校，最初爲周氏義塾；周氏族中，有二十萬的財產，除族中零星開支外，假定每年有五千元的收入，幷可請得省稅三千元之補助，正可以由小學擴充到中學了。如果此地有一中學之設，社會上多得一求知的機會，也可不必到遠方去奔波了！這是我對於繼志小學底將來最大的希望。

附農村學校致繼志學校底祝詞

中斷十年來的繼志，今又顫巍巍地在這清和明媚中重見世面了；這確乎是盛族之下，繼志有人底具體的表現！農村同人，在這社會的意義上，很歡忻的和繼志諸友握手，樹着很鮮明的旗幟，永遠站在益友底地位，作同一意義底努力：

努力，努力！

人生要在沉寥中，

探索有豐富的意義底努力！

錢江怒潮滔滔地自東流，

逆着潮流遭滅覆！

鳳凰山上撒下的一顆，

堅實的美麗的種子；

落在好土得潤滋！

●答芸林　九年一月十一日

芸林先生：

接信同詩，我很感謝你！可以趁便你信的機會，把我所說『兩重人格的痛苦』這層意思，說說明白。

先生那首詩上說：『……什麼叫舊綱常？什麼算新倫理？我只知道，「咱們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就是倫理。我們當『公共養老』與『兒童公育』未曾創設普徧之先，即是新倫理未成立以先，不能不雙方兼顧。萬不當把圓形的『愛』，對破開來，只顧青年方面，把老年人丟開不管。因爲老年人一樣處在『愛』的中間的人；我們應該建設新倫理來安慰老人，不該把老年人看作『綱常名教』由他崩壞。當這舊倫理過去新倫理未來的中間，我們在夾板中間掮著責任往前進，是不是『痛苦』？不能不算是『痛苦』呵！

先生的詩又有『你先育我教我，我再養你事你。』信上說，『父母教我育我……就以朋友報酬論，當然養事老子……』倫理的基礎，全是人類自然的愛，包孕全人類的，不是做買賣的交易行爲，也不是感恩圖報的報施主義。不當從一

個家庭或個人的境遇設想。

答无名　九年二月十二日（覺悟）

无名：

无名的名字，我前五年在日本曾經用過。今天接你信，也用這兩個字；合起你來信和我相同的見解看起來，正不知是你是我。

從奮鬥中生出來的趣味，得精神上的享樂，何等快慰！何等深遠！

你作的『工讀互助團的要求』，沒有收到；想是失落了，你再抄寄一份罷！

『海水浴』那首詩，是四年前在星加坡做的，不知道在腦子轉了多少回，改了多少次，這回才落到紙面；是一首抽象的具體化的作法，作時很得意，現在看起來也還有趣味。如果你有機會在清水海岸，在日光底下三兩尺海水下層平泳時，你就明白這首詩還是寫實的。你喜歡養活你理想上的性靈，不喜歡看透骨的辣手的悲劇麼？我常常設想一種境地，常常到這種境地去遊戲，是一個什麼境地呢？一

個既深且黑的糞坑，落了下去，着慌無用，喊救命，沒有人聽見，到那時節，我便認定這汚穢惡臭的糞，染不到我的血裏去的；再運用我的思想，發揮我的體力，跳出這個既深且黑的糞坑，必須跳出這個既深且黑的糞坑。因爲糞坑之外，必定比較清潔。且便是悲劇的作用。凡是悲劇，都要當作烏托邦的背面，不該當作灰心厭世的導旌。話雖如此，我也愛作慷慨激昂的東西，不過把一般人當作可以灰心的記載，戲劇，詩歌，我總看做作成理想世界的歷史。

詩不難做，只是不要勉強做。一個月兩個月作成的詩，總比幾分鐘裏頭作的好。有時在短少時間，也會得到好詩，這層有許多人認作偶然，其實不是偶然，在腦子裏已經醞釀了許久許久，他自己不知不覺罷了。醞釀許久的東西，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呈露，那裏可以說是偶然呢？

●給揚州五師附屬小學校童報社

九年二月十四日（悟覺）

童報社諸念先陳俊傳兩位小朋友：

今天接到十四號童報，看見俱樂部欄裏，載有周念先君的『顛倒語』。小朋友，是你自己做的麼？何以有許多句子和揚州兒歌雷同呢？

『反唱歌，倒起頭。我家園裏菜吃牛。蘆花公雞咬毛狗。姐在房中頭梳手。聽見外邊人咬狗，拿起狗來打石頭。從來不說顛倒話，口袋駝住驢子走。』

這篇兒歌全文，載在『新生活』國慶號。小朋友，你這首『顛倒語』

『姐在房中頭梳手。耳聽門外人咬狗。拿起狗頭打磚頭。又怕磚頭咬了手。從來不說顛倒話。梢袋馱住驢子走。』

是你改作的麼？改得好？只是你應該註明是你改作的！不過我看來還是原文好；原文開口就表明這首歌的興趣，一刪了去，便覺得沒頭沒腦。『又怕磚頭咬了手』這一句顛倒不過來的。

小朋友，你以爲我這批評對不對？

同號童報上還有一首陳俊傅君『咏月』的詩，這首詩見十六號『星期評論』莫芙

卿君的投稿；題目就是一個『月』字。小朋友，你把來刪了一句，加了一句，改了一句，末了『明白』兩個字，又改作『光明』；意思和原文一樣，只可惜韵不諧了。

小朋友呵！可愛的兩位小朋友呵！我希望你們的意志要放他自由來，不要依牆附壁圖紙面上的好看！你們只要自由發表你們的思想，沒有不好的。你們只看兩三歲的孩童，自己拿起小手來在他嘴上拍咂咂，都是十分好看，十分好聽的。

我幼年時候，問我的先生陳陀龕說，詩該怎樣作法。先生回答我說，『只要把你要說的話，隨口唱得出來，不管平仄，只有音節，就是好詩；『詩從放屁來』，會放屁就會做詩。』這番話我到如今還是佩服的。（什麼是音節，參觀星期評論紀念號胡適之先生那篇談新詩。）

小朋友呵！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想，一人有一人的本能，『自由發展』是運用本能一個必要的條件。望你們努力！祝你們進步！

第二輯

玄廬文存

●詩與勞動　九年五月一日

什麼叫作『詩』？　隨情底所感，因物卽景寫了出來，可以反覆咏嘆的，就叫做詩。　情感凡是人都有的。　所以有人說『詩是貴族的』這句話，根本上不能成立。　不但詩不專是貴族的，而且純粹的貴族，可以說他沒有詩；不是說貴族沒有詩底架子，是說貴族的詩很缺乏詩底情感。　從古至今，幾曾見一首很富於情感的富貴詩？　只看一個富貴中人很有詩才的袁枚，搜集了一世，只得『安得紅羅千萬匹，漫天糺地繡鴛鴦』。

這兩句不能說不富貴，不是詩，但內容(情感)却是很貧乏的。　從『擊壤歌』起，到滿清『試帖』止，只可憐一般平民識字的太少，識字而能把他的情感寫成了詩的更少，寫了出來能夠深傳到現在的尤其少，但是流傳的詩，還是寫平民的詩居多

，因爲寫富貴的詩，除却用字眼紛飾古典堆砌之外，絕對沒有深刻的情感可以引起讀者底興味。例如，從前有人做『出恭』的詩：彷唐詩的說，

『大風吹庇股，冷氣入膀胱』。

雖然沒有多大的情感，而表見出恭那時節底環境，還有幾分豪爽氣。到彷宋詩的說，

『板牢尿流急，坑深糞落遲』。

這就只是刻畫了，但是還不離題。彷試帖的，

『七條嚴婦訓；三品待夫封』。

把出恭兩箇字劈開，頭一句用『七出條』去做一個『出』字；第二句用『四品恭人』去做一個『恭』字，還成什麼詩呢？無論什麼著作，一到受了貴族化，就沒有什麼情感可言，也不但是詩。但是照上面所舉的例來看，足見過去幾千年詩的體裁和作法，一直向貴族化底方面趨。現在從試帖一變而爲白話詩，與其說詩底革命，不如說光復發揮情感底自由。

今後我們不但不願意有貴族的詩，而且不願意再有作詩的貴族。不但不願意有作詩的貴族，而且不願意人世間再有階級制度底下作不平鳴的詩。我們試從『擊壤歌』看到『詩經』，就可以明白四千年前，已經是一片階級制度底下勞動者的不平聲了。擊壤歌。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這首歌，不比得伯夷叔齊底采薇歌和朱虛侯底耕田歌，戴了忠事舊君的頭腦說話；明明當時有許多『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的老爺們，把什麼嘉禾醴泉都歸功到『神』和『君主』身上；所以纔有這一首氣不憤的歌，從勞動者底嘴裏唱了出來。再看詩經國風：朱熹詩經傳序說，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

我們不必和七百年前的死人討論周南召南二篇詩，是不是因爲被了文王之化而發言

且看周南樛木篇：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這三章詩，和楊惲那首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

一樣的聲口，一樣的意思。明明說田間荒蕪得不像景象，而一班老爺們却正圖着享福；因爲老爺們圖自己的享福，所以害得勞動者沒有功夫去芟除樹上纏着的藤。

再看汝墳篇：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這一篇詩前二章，是說勞動的婦人，在商，周兩朝鼎革間，盼望男子回家，男子既

回家，又希望男子莫再遠離。　後一章，是說周朝改了商朝的旗號顏色，（禮記「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性用白。」又，「周人尚赤。」）白尾的魴魚變成紅尾的魴魚，商朝底王室，已經燼滅了。　王室雖然燼滅，只要男子不遠離他，一家人是很親密的。明說國家，政府，國旗底變換與亡，和勞動者一點不發生關係的。

再看召南采蘩篇。

『于以采蘩，于沼於沚。　於以用之，公侯之事。
於以采蘩，於澗之中。　於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又，采蘋篇：

『於以采蘋，南澗之濱；於以采藻，於彼行潦。
於以盛之，維筐及筥；於此湘之，維錡及釜。
於此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左傳『風有采蘩采蘋』，是說辦祭祀用的。　這兩篇詩，明說勞動女子，起早煞夜，

辛辛苦苦采了許多東西，只給官家辦了些不知所云的祭祀。而且一般聲勢煊赫的老爺們敲了許多竹槓還不夠，還要占據了勞動者的家宅，硬逼乾巴竹裏底油。所以行露篇：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我從。』

明說勞動者起早熬夜，在辛辛苦苦中討點生活；一般強盜階級裏面做了官的人，就是破了勞動者的家，於他們又添了些什麼？縱然把勞動者捉將官裏去，勞動者也沒法認受他們的敲詐。但是鵲巢篇上所說的，終於還是被他們敲詐了去。鵲巢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於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於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於歸，百兩成之。』

第一章說有人去到勞動者底屋裏住起，第二章說屋子已經被佔據了，第三章說被許多人佔據了。要他們走，還是得滿遂他們底慾望；所以終於被敲詐了許多東西去。

二南統共只流傳二十五篇詩，勞動者生活難的淚痕，已經淋漓滿紙。如果不把從前帶色眼鏡的訓詁種種摧陷廓清，不但從來的勞動者不該作詩，就是作了詩，也是被荒謬曲解的先賢先儒搶了去作爲恭維老爺們的資料；只可惜被孔丘大聖人，不知道刪去了多少，剩這一點，也還得見四五千年以前的勞動精神同勞動者所受的境遇。誰說世界底文明，那一點不含得有勞動者底色彩啊！

至於邶風底北門篇，寫窮人被逼，無路可走底情況。鄘風底鶉之奔奔篇，也說是受家庭同政府底累，逼得走頭無路。北門篇：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已焉哉！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催我！ 已焉哉！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一個窮人，出門去則官兒要租；進門來則孃兒餓肚。 差不多成了人世間一個畸零人。 鶉之奔奔篇：

『鶉之奔奔！ 鵲之彊彊！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 鶉之奔奔！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處家，做兄底奴！ 處國，做君底奴！ 卽處不住家！ 又逃不出國！ 人生在國家制度同家庭制度裏面，幸而居了長，得了權，就壓制一般人民，欺凌一般弱小；不幸而遲生幾年，又得不到權，就完全站在被壓制被欺凌的地位。 這兩種制度底作惡，往古至今，多少忠厚老實人，只得同聲一哭！

一般男子，雖說多數人受了制度的壓逼；還有少數人拿起尊長的牌子，行使他

底威權。至於女子，更不消說了！所以衞風氓之蚩蚩篇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這章敘說一個流浪的商人，勾引一個女子；女子雖是願意，而嫌他只以貨幣爲媒介。但女子還是願意的。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第二章是說女子從貧民窟遷到男子家，很歡喜的同時說明男子用車來接他，化錢來買他。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第三章說嫁了男子之後，男子另外又有戀愛的人。桑，是女子靠他做勞動生活的東西；鳩，是比喻另外一個女子；用鳩食桑葚作另外一個女子耽戀他的男子底比喻

。并且借桑葉的茂盛譬喻他家道的小康。

『桑之落矣！　其黃而隕！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洪水湯湯！　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從家道中落以後，已經過了三年苦生活了。　看看他出嫁時所渡過的淇水，來來去去，濺了不少的濱沙痕在他所工作的車帷上。　女子依舊不變最初的心，而流浪商人的男子，却是亂七八糟的自由自在了。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　至於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第五章說他三年來起早熬夜撐持他的家庭生活；對於男子百依百順，而男子還要加暴行於他；回娘家去告訴兄弟，兄弟也忘掉了曾經得過他的身價錢，還要笑他。處在這種制度底下，做也白做；苦也白苦；說是白說；除出他自己想念自己，自己痛惜自己，還有什麼方法呢！

『及爾偕老——老死我怨。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總角之言，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這章詩是全篇底總結：回想過去的光陰和從前兩個人底宣誓，到了偕老的時節，就只落了一個怨恨。　河與岸都有到達的邊際，而過去的宣誓，男子卻不再回頭去想想！

這篇詩寫商人，寫婚姻制度；寫兩方面家庭裏面的人底態度，寫苦做一生一世的女子；可憐現社會中間，要做這篇詩的女子有多多少少！　階級制度如果不廢，雖再過幾千年也和從前幾千年要滴一樣的淚！

田家勞動的婦女，也有因他的勞作兼寫男女情感的。　王風君子于役篇：

『君子於役，不知其期。　曷至哉！　雞棲於塒。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於役，之日之月。　曷其有佸！　雞棲於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於役，苟無飢渴！』

古來長征遠役，苦煞多少勞動人家底男女；比如現在當兵役的人，也有許多篤於情

愛的夫婦；無非受階級制度的壓迫，有田沒分種，有魚沒分打，懸起了一條生命，拆開了朝夕相親的情愛，去吃那碗充當兵役的飯。如果把這篇詩合起吊古戰場文『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來讀，不知有多少人要發痴呵！

也有正在戍役中底男子，懷想女子的詩；如楊之水篇：

『楊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楊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楊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充當兵役的同胞啊！我們爲什麼要當兵？我們替什麼人當兵？我們和他們有資本有權位的是一樣的人，我們吃的飯那裏去了？我們赶緊回去啊！很親愛的人正惦紀着我們哩！

又，出遠門服役的寄回家的詩，如齊風甫田篇：

『無倘甫田，維莠驕驕！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倘甫田，維莠桀桀！　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　總角丱兮！　未幾見兮！　突而弁兮！』

第一，二章，一層，是告訴家裏人不要去佃大戶的田種；因爲佃種大戶的田，所有收成只可抵租；和播種莠草一樣，沒有收穫的。　二層，教家裏的人不要徒勞夢想去掛念出門征役的人。　第三章，是說許多日子不見家裏的小孩子，過天回來見了面，必定長得很大了。

人民受了征戍流離的痛苦，農不能安於耕，女不能安於織，魏風陟岵一篇，和前舉的幾篇，通統是寫怨恨；到了作伐檀，碩鼠兩篇，索性把眼見身受的盡情宣洩了出來。　伐檀篇：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置之河之側兮。　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置之河之滸兮。　河水清且淪兮。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不種田的得了許多米，不打獵的得了許多野味，能算得一般老爺們不白吃麼？　這篇詩老老實實把強盜階級裏的人所掠奪於民間底贓物一齊披露了出來。　在氣憤不平的聲浪中間，已經認識強盜階級底罪惡。　只是還沒有說到怎麼樣免除被掠奪者的痛苦底方法來。　碩鼠篇就說：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汝。　莫我肯德。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　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三歲貫汝，莫肯我顧。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三歲貫汝，莫肯我勞。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　樂郊

樂郊！誰之永號？』

這篇詩，索性把免除痛苦的方法也說了出來。無異給強盜階級一個永訣書。在這個國生活不了，就跑到別個國去。在從前地曠人稀的時代，未嘗不是一個避難的方法，但看現在，這個方法卻行不去了：強盜階級的勢力，已經充滿在空氣中，一直往勞動者底頭上壓了下來，亞洲不好，跑到歐洲是一樣，跑到美洲也是一樣，這麼大一個地球，那裏還有一寸樂土，容得勞動者避難呢？兩個階級同時間處在一個世界上，不把那個強盜階級打平了，這個爲世界盡十分責任的勞動者永遠沒有安全向上的機會。人類底進化，從偏窄漸趨於共同，不但不利於大衆底制度，因爲障礙了共同向上這一個途徑，也一樣應該打破的。比如民族觀念不打破，不能和別的民族生同等的利害關係，國家主義不打破，不能和別國底人，生同等的利害關係。當歌伐檀，碩鼠底時代，正民族觀念盛行底時代，那時候的人，雖然因爲避難而感覺到民族觀念底痛苦，但是只希望他民族底待遇，要和自己底兄弟民族一樣；却沒有說到各個打破自己底民族這一層。所以唐風杕杜篇：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煢煢。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一個人受了別一個環境底痛苦，往往只回憶原有那個環境底快樂；比如中年人只記得小孩子時候底無憂無慮，卻不去追憶小時節底痛苦；更不想怎麼樣打破他有憂有慮底環境，同時改造比他幼稚的人底環境，古今一切悲哀寂寞流離孤獨的人，不是在抑鬱中過生活，就是妄想跳出圈子去迷信宗教，個性強而天才富的，就操縱一般薄弱愚蠢的人變本加厲做一個超人，個性弱而天才富的，甚至自殺。一般逃荒避難的，就只希望別人看覷他一兩眼罷了。不是希望別人，就是怨恨別人，不是哀父母，就是怨蒼天，所以鴇羽篇說：

『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翔翼，集於苞棘。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　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翔行，集於苞桑。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　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強盜階級拿起強盜制度，東立一國，西立一國。以四海之內爲天下底時代，勞動者底不得安寧，和現在布滿了地球與國家主義裏面所發動底兵役殺機，絲毫沒有兩樣。可是那時候人類社會性，也隨着各個不安寧的境遇而發生。有杕杜篇，就是表明那時候底社會性：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於道周。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這是壹篇收容亡命底詩，和杕杜正是作一個對照。但是收容亡命的，也在那裏感受政治家庭底苦痛；檜風隰有萇楚篇：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這篇詩就是說亡命出來底人，因爲沒有家庭，也不知道那個地方的政治賦稅底內容；所以看到由勞力栽培出來的果木，覺得枝條果色色可愛，引以爲樂。　不知道那個地方底本地人，正在過那悲傷苦楚底日子。　凡是自然境地，本身並無所謂悲歡哀樂；臨境的人底情感不同，就變成形形色色絕不相同底景象。　同是一輪很光明的明月，在偷兒底眼光中一個景象，在遊人底眼光中又是一個景象……在鐵窗裏的犯人底眼光中一個景象，在高樓敞軒裏的富人底眼光中又另是一個景象；無論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一泉，一石，風風雨雨，晴晴陰陰，朝朝暮暮，只要人底心境不同，所觸發的情感也隨着變異。　農人受了身孕，他看見梅花結蕾，也認他爲受了一身的孕；染織底工人，貪看雲霞變態，蜘蛛結網；瓦匠木匠，愛卽燕子窠，宇宙沒有一樣不在那裏勞動，卽沒有一樣不可以入詩。　人類社會間幾時能夠把一切勞動都成爲藝術呢！　又何苦保着許許多多不平等不自由的制度，來妨害進化的歷

程，染汚人類的心境；可不是自討沒趣自討苦吃麼？ 曹植的『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實在可以作人造底陷人階級制度寫照。 栽桑養蠶，插秧打稻，燒磚蓋瓦，人人都有可能性，並且都有進化的可能性，何以煩勞老爺們什麼種樹節種一株樹，什麼安基典禮摸一摸礎石呢？ 從來因襲下來的『親耕』，『親蠶』，無非厚着臉皮說『勸耕』，『勸織』；誰的田等到老爺們勸了纔耕？ 誰的布等到太太們勸了纔織？ 不過用這一個『勸』字，說是『勞動者底收穫都是勸出來的』，借此施行掠奪的手段罷了。 豳風七月篇：

『七月流火，八月授衣。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

第一章上半章說衣，下半章說食，做全篇總起。

『七月流火，八月授衣。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第二章說勞動者因爲要穿衣而採桑養蠶，辛辛苦苦得來的收穫，却要隨着征收租稅底人去了。（公子，就是指強盜階級來收租稅的人。）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　取彼斧斯，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　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第三章說桑枝剪齊了；麻也熟了；績了起來；染成很光彩鮮明的顏色；爲強盜階級裏的人做衣服穿。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言私其豵，獻豜於公。』

第四章從夏天說到秋末樹木凋落的時候，打獵得了來的狐皮，狸皮，大點的猪，統通歸到強盜階級裏去。　自己只留着一隻小猪。　以上二，三，四，三章講衣。

以下講食和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穹窒熏鼠，塞向瑾戶。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第五章說昆蟲的動作隨着時序變換，到蟋蟀躲到床下避寒底時節，就把房子破爛的地方，修理修理。而且那時候已經知道一點衞生，所以修補孔洞之先，熏穴出鼠。一家子纔得安全住在那屋子裏過冬。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第六章說種稻收穫底經過。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第七章說收藏，把所有收穫都藏好了，就整理房屋。白天割茅草，晚上絞索，趕忙把房屋修整好，籌備第二年的播種。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第七章說冰也藏好了，場所也打掃乾淨了，正是自己慰安自己一年來的辛苦底時候

。何等樸實！何等愉快！從他們樸實快慰之中，看到那時一般勞動者伏處在強盜階級底下面，所謂樸實快慰，也不過享受掠奪底剩餘罷了！

七月一篇詩，是具體寫那時代的勞動者底狀況。合起以上所舉各篇詩來看，不問他出諸工人農夫之口，或另外有詩人替他們寫了出來；宇宙間事事物物，總離不開一個動字；不知幾千萬年造下來到如今底人類社會，更離不開勞動者底手；以能勞動的人，處在動的宇宙間，無處不是情感，卽無處不是詩。離開動，就沒有宇宙；離開勞動，就沒有社會；離開情感，就沒有詩。

而且做詩不必一定要識字；譬如四川轎夫底報路，前面一個說，『泥堂不知深淺。』後面一個應，『邊邊上淺點。』前面一個說，『右，娃娃靠。』（道傍小孩靠近轎子）後面一個應，『左，賊他的媽來抱。』前面一個說，『天上烏雲飛。』後面一個應，『地下牛屎一大堆。』這種行歌互答的句子，就是很好的詩。又記得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有兩個樵夫在地底母親墳頭哭着說「我的聲音是娘聽慣了的，怎麼樣娘不應我！」如果把這句寫作「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豈不是兩句很好的

詞？』這種由血淚裏迸出來的詩，豈是文繡膏粱守着晨昏定省死禮節的人底嘴裏吐得出來的？又豈是在故紙堆中討生活的多烘先生所能做的？我敢斷言：

『貴族中人沒有詩。』

『不是勞動者沒有詩。』

『沒有熱烈的情感底人，沒有詩。』

●一念 八年六月十五日星期評論

玄廬洗過了澡，換過了衣服，休息了三十多分鐘，吃了飯，走到一間陳設很好的屋子裏，湊着搖椅上一靠，正對着一面大鏡子，猛然間看見玄廬坐地。

怎麼樣鏡裏也會有一個玄廬？因爲世界上有了玄廬。世界上怎麼會有玄廬，是他父母生的。生下地的時候原來是個小孩子，怎麼會變了那模樣一個人？因爲有飯吃，不餓。有衣穿，不凍。有房子住，不受風霜雨雪太陽雷電的欺凌，所以養成了的。

唉！人是求生活的，自從呱的一聲墮地，一直經過到現在，不是我的父母所能夠養活我的。這養活的究竟是誰？

有了！父母有產業給我，我就靠着產業生活。推想我的祖父祖母，也把產業給我父母，我的父母也就靠着產業生活的——如果人人都有產業，豈不人人都有生活麼？這些有產的人不是靠着無產的人『做工』出來纔有出息麼？照此說來，有產的人，便是不生產的人，無產的人，便是做工的人。便是生產的人了。

我本身既不做工，我的先代也沒有做過工。一代代的生活，究竟是誰給的？唉！『勞工』唉！『生活』

勞工所負的責任，不僅衣食住三者。凡是物，都是勞工所造的。

我也是人，何以要靠別人勞工養活？我曾經拿了甚麼去交換？『白吃』『白穿』『白住』可恥呵？

玄廬想到這裏，舉目一看，不問是那一件東西，都滿含着勞工血汗的色彩在那裏笑。笑我靠他們生活的呵！

猛然又看見一件東西，不覺得急出了一身汗。這也是拿勞工的血汗換來的『日本貨』永遠作我『喪盡天良』的紀念品……

●陳英士底軼事 一則 九年十月六日覺悟

英士剛八歲底冬季，有一天，和八九個小孩子，在湖洲一個海島的地方玩，風動草枯，玩了一陣，想出有趣的玩法來，就找了一個火種，背着風，分頭燒起枯草來。頃刻間，風旋着火，火旋着風，小孩旋着草，火又旋着小孩子，天矯騰拿，正吼着玩得有趣，忽地小孩子中間的一個，絆倒了，火勢一讓就撲過來了，衣服燒着了，大家都跑了，這個燒著的小孩子拚命的叫，聲音都被火舌頭餂去吞了，正危急間，忽地又有一個小孩子，闖進燒場，撲在那個燒着的小孩子身上，抱住他，門風滾出火圈去；兩個站了起來，一笑，沒有傷。這闖燒場的小孩子是誰？就是英士！

生和死（冥想）九年十月十四日覺悟

我記得我從前像在沒有夢的睡境中過我不覺得過日子的日子，自然滋長在一個很舒服的世界裏面，我并不知道舒服，也不知道在哪裏滋長，更不知道什麼世界，什麼我。

忽然一縷像尺多長的針似的光在全黑的世界裏懸在我底面前；我便身不由主地被擠向這一縷光裏去。壓迫得我很利害，我底身子就縮得很小，不由得擠出我底聲音來；我一發聲，我底身子也漸漸地把縮小底度數緩下去了。我張開眼睛，看什麼都是平的。

從此我便覺到沒有夢的睡境中是舒服的，所以我常常想回到原地方去，總是沒法再回去了。

四圍壓迫我的東西，把我身子鑽得七洞八穿，我覺我身體上都是窟窿，鼻和口，耳是窟窿中頂大的，由那壓迫的東西，跑進跑出，成了一條熟路。我沒法把窟

窿堵住，因爲那壓迫我的東西，在外面的力量果然很大，已經跑到我身體裏面的也有極大的力量，彼等自由出入，要我時時刻刻替彼等做門戶；起初我很不耐煩，幾後曉得彼等也有點用處，因爲彼等一跑進我底身體裏來，我可以減少我縮小的痛苦。但是彼等終是裏應外合的播弄着我，不久，我就覺得彼等在我身體裏面空燒，我就不能不咽點東西進去救救火，但是終沒有救熄的日子。

我到十分不耐煩的時候，放開嗓子大叫，想把彼等統統驅逐出去，好出空我底身子，找我那沒有夢的睡故鄉去；不料我一面驅逐，彼等一面進來，有時新進來的還要比出去的猛烈，就是已經驅逐了出去的也混在裏面奔進來，我那兩傍兩個大窟窿的耳孔，又把激出去的叫聲也放了進來，彼等不但不受我驅逐，而且在我身體裏調起武戲來，激出了渾身汗，我實在沒法把彼等怎樣了。

到我倦極了，彼等却也平靜下去，我似乎還到我那沒有夢的睡故鄉去轉了一個身。不多一忽，彼等又在裏面調起把戲來，使我不得安寧。

我竭力和彼等抗爭了幾次，結果總是我失敗的，因爲我自己不依我自己底話；

我想和彼等講和，彼等總是自由行動着不來理睬我。

現在我被彼等糾纏了二十年了。照這樣下去，我和彼等終有一天分離的；我想來戰勝不了彼等了，分離底一天，大分還是彼等遺棄我的。我現在竟直一息少不了彼等，這眞正是我底大弱點。我想彼等若遺棄了我，也只是一瞬間的事，這一瞬間之後的我怎麼樣呢？

我那天從霞飛路走到民國路，在南洋路鐵學校面前電流鐵柱上看見——

「肉（肉鬆）」

進罈子；

進去了，

一瞬間的事。」

這幾行字，好像是哪個人替『時間』拍了一張照相，特地挂在大路邊，要過路的人來承認的。或者哪一個特地替我寫的。或者就是我寫的。

我走過『殺牛公司』，看見一羣一羣的黃牛，水牛，肥的，瘦的，大的，小的

，牽了進去。 等我慢慢地踱到白爾路，就看見一輛小車上綑着幾張折叠好的新鮮牛皮，毛色很滋潤很紅活的，上面綑着剝了皮的牛頭兩個，牛頭上撐着兩隻雄武的角，車子推着，牛皮抖着，牛血滴着，牛眼睛張着；彼似乎張着兩顆很大的眼睛，告訴我說，——

『我，

進去了，

剝掉了，

一瞬間的事。』

迎面又有一羣牛牽過，一隻黃的，小的，肥的，一隻也是黃的，瘦的，大的；又有幾隻白雪雪的大肥牛。 那個牛頭上張大的眼睛也看着這羣牛，也似乎說過了彼要說的「一瞬間的事」，但是這羣牛却沒理會，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

●哀執信　九年十月十五日覺悟

中國人對於失勢的，往往不念舊惡；對於死了的，總多說些好話。可見人心無論怎麼憤激，怎麼刻忌，決不忍苛求已經過去的人。是非底界限不明，公道底色彩也晦，雖然這片忠厚心，未可厚非。

執信，却用不着人家原諒他。

執信未死之先，我們早料他是要死的，是要這麼樣死的！季陶說，「執信如果在皇帝時代做個御史，不怕不是一個好御史，只恐怕被人毒死。」我答應說，「如果執信做官我修史，必定把他列在……」當我們兩人在星期評論社編輯室裏談話，正說到這里，執信來了。他似乎覺到我和季陶都有沈思憂傷的態度；他問，「你們怎麼？」我們很不忍地答應他說，「沒有說什麼」。他那裏冰般的心，雪般的品，鐵般的貌，海般的才，便蓄着火般的情感，我對着他呆看一陣，呆想一陣，在愛他的心裏湧現起一層「惜死」的心，却總不忍開口；在談話中間，說到做事上

，我很注意地對他說，「你總要珍重！」他也不回答什麼，只是還我一副很誠懇而且包含着犀利悲痛的眼光。

我和執信雖不同黨，在他黨外的朋友，我也知道他是知我的。大白也是知他的。

他死後，有人拿湯濟武來比喻他；大白來信給我說，「這比擬不倫」。

我和大白合作了一副輓聯說——

「很的怕你，猾的避你，奸的妒你，齷齪的憎惡你，——如今都罷了，却剩那知道你的眞愛你，痛你，惜你！」

「國也由伊，省也隨伊，黨也任伊，政治也悉聽伊，——到底不忍呵，怎怪得放下伊也又護伊，救伊，殉伊！」

一九二〇、十、十四、上海

●坍江片影 十二、五、六、覺悟

浙江蕭山縣境內的南沙地方，從前清光緒三十一二年間坍起，坍去墾熟的地畝二十幾萬畝，西牧鄉全鄉，完全化爲一片汪洋，其他龕山，仁化，西倉各鄉，多小都坍去一些，如今西倉鄉在桃花汎頭上又繼續地坍起來了。

潮風過去，一浪，半個竹園沒了；一浪，幾陵桑園沒了。在潮聲，風聲，有時雨聲中的坍江聲，拆屋搶命的喧譁聲，倒也還覺得興奮；——到了月黑星孤，大江沈寂的夜裏，微有火光的茅草蓬，東一個，西一個，疲勞極的壯年男子是入了豐收的夢境了，那時：兒啼聲，婦女飲泣聲，老人長嘆聲，時起時息，夾雜偶然砰！砰！一兩聲的坍地聲；足夠使天地英雄，血輪全凍。

這種天崩地塌的慘劇，在南沙演了將近廿年了。

這回西倉鄉西，有人從坍江邊來，據說：『這回總算是小坍，有一家：阿弟在那里掘地，阿哥背着手到江邊去看坍勢，看看曉得支持不住了，踹踹跚跚搖着頭回

來。

阿弟問：「到底怎樣？」阿哥搖搖頭說：「我們也保不住了」！阿弟登時把鋤頭丟掉，坐在地上，瞪着他阿哥慘黑的面孔，一聲不響。草舍裏同時鑽出幾個女人來，——丟了飼蠶的工作出來——對着他們嘿然的兩個兄弟，搓搓手說，「這樣！我們該怎樣？」報告我的人，把這片話說完，繼續又是一句「這回還算是小坍」。

十二年五一勞動節記

想

八年八月廿四日

（一）

平時我想你，
七日一來復。
昨日我想你，

一日一來復。
今朝我想你，
一時一來復。
今宵我想你，
一刻一來復。

（二）

予的自由，不如取的自由。
取得的自由，才是奪不去的自由。
你取你的自由，他奪他的自由。
奪了去放在那裏？
依舊朝朝暮暮，在你心頭，在我心頭。

哀湘江

八年八月卅一日

湘江滔滔呀！湘月明。
湘江汩汩呀！湘山青。
湘雲黯黯呀！湘天陰。
湘江評論呀！寂無聲。
唉！可憐那一片書聲，布機聲，打稻聲，邪許聲；
重化作湘江幾千年的怨恨聲。

光

八年九月七日

一片片烏雲白雲，遮住了光月如鬼。
秋風初起，冷颼颼吹入心苗淘成眼淚。
只一縷天河，疎星幾點，光明還在。

風際林梢，似有人暗中招手，叮嚀忍耐。

忍耐忍耐，怎禁他腕底悲風，胸中熱淚。

唉！烏雲也罷！白雲也罷！那遮不住的月光，了無罣礙。

空青無際，連你這幾片雲兒，也涵蓋在光明世界。

●海邊游泳　八年十月十日

赤裸裸的天。

赤裸裸的地。

赤裸裸的人。

蹬開岸，大踏波去，一切感想都平。

天光照着海底，沙線一稜稜。

睜開眼孔看，周圍光線平均。

天也碧青青，海也碧青青，

何處藏身？

不必藏身，便是藏身；

藏身處，不知道是天是海，只是光明。

●夜游上海有所見　八年十一月廿三日

（一）

一個胖子說：

「一日三出力，吃飯用大力。」

一個瘦子說：

「無錢買衣食，困覺當將息。」

（二）

求布施！　求布施！

飯館子前十字路。
汽車去馬車來，來也無數去也無數。
『眼飽肚中饑，口甜心裏苦。』
祇見得吃醉的人。
靠着車窗狂吐。
唉！『燕窩魚翅。』

（二）

有討，討，有要，要，
三個銅圓一頓飽。
冷尖尖的風，黑漆漆的廟。
背貼背兒當棉襖。
糊糊塗塗困一覺。

聽說近來搶刼多。
大概他們不曾夢見過強盜。

（四）

忽被冷風吹醒了，
瑟瑟縮，又困着了！
那一邊是誰家的小女兒，
「來嘘」！「來嘘」！沿街叫！

（五）

風颼颼。叫聲漸漸低，微微帶着抖！
一個老婆子站在馬路中間，惡狠狠東邊張一張又低下頭來歎了一口氣，再望西邊溜一溜。

夜夜亮的電光，如何還不把他們的心思照透！
此刻沒有什麼汽車馬車出風頭了！
只有紅廟角裏兩個叫化子呼！　呼！　依舊！

●工人樂　九年一月十一日

人說：「冷在風，窮在銅。」
我說，窮不在銅窮在工。
人說「只要有銅便有工，溫溫飽飽富家翁。」
我說：我們棉襖夾薄過得冬，
　他們紅狐紫貂還要火鑪烘。
我們十里八里脚步輕且鬆，
　他們一里半里也要汽車送。
絞腦瀝汁體無力！

何如一手勄頭一手筆？

世界爲有了他們，
　無冬無夏無休息。
若使沒有了我們，
　那裏去找文明的形跡？

有衣大家穿，
　有飯公衆吃；

我們穿吃不白來，
　手兒腦兒自己享受自己的成績。

不要慌張不要忙！
大家種花大家香！
著個富翁做什麼？
冷風頭上哭天光！

●富翁哭

工人樂！
富翁哭！
富翁！富翁！不要哭！
我喂猪羊你吃肉；你吃米飯我喫粥。
你作馬，我作牛；
牛耕田，馬吃穀。
馬兒肥肥駕上車，
龍華路上看桃花。
春風正月桃花早，
道傍小兒都說馬兒跑得好。
那裏知道馬兒要吃草！

●農家　九年一月十八日

詩

「人多好做活，人少好吃食」，
農家村裏口頭禪，市上居人不識得！
市上有句話，「人多好吃食」；
人少食多吃不完，鏤缸米飯進猪闌。
猪重百斤值十千，
牽猪上市賣得錢。
農人爲何不自吃？
因爲完租捨不得。
租錢完了一身輕。
只剩犂頭鐵耙清清四堵壁！
一家老少睽睽立着坐着不作聲，雪上空留釘鞋迹！

雨　九年二月一日

（一）

許久不下雨，我們正遷居，忙裏湊着忙，好在住了雨。

（二）

一滴潤道路，一滴潤農圃，一滴車夫汗，一滴農夫汗。

（三）

車夫呀苦雨，農夫呀喜雨，只求化作汗，不可化作淚。

（四）

雨也下得好，雨也住得巧，忙裏湊着忙，忙得要公道。

●春曉　九年三月七日

登高一望平原。

一片鵝黃色的油菜花，襯著碧綠的菜葉，鋪到天邊。

深藍的天。　擎起一朵紅雲，一輪紅日，現出春景新鮮。

軟軟的風，吹得人好爽快也，不費半文錢。

遠遠的幾個農夫，勄頭起，秧種落；耙麥地，做秧田。

春光呀！　朝氣呀！　牠也不管我偷閒——我那裏捨得偷閒●

●你嫌齷齪麼？　九、三、廿五、覺悟

你嫌齷齪麼？

種田的人兩脚兩手都是泥。

你嫌齷齪麼？

泥脚泥手也是一床好夫妻。

你嫌齷齪麼？

他底手脚如果不沾泥，

大家那裏來的米！

漆匠身上惹的漆，

排字印字工人身上惹的墨，

泥水匠身上的石灰，

機器廠工人的油煤，

你嫌齷齪麼？

棹布似的衣裳，

廚子身上一陣油鹽醬醋香。

你嫌齷齪麼？

銼刀似的手皮，

正是創造文化的憑據。
比那嘉禾文虎勳章，
不知要清潔高貴多少倍。

一個青年的夢

九年四月一日（覺悟）

前不見村；
後不見城；
偌大的天地間，除却幾堆枯骨，
只容個無靠無依底死剩的人！

零零丁丁！
凄凄清清！
冷冷冰冰！

尖風吹熱血，骨髓都凝！
是誰把我來安在這一程。

難道陷在這枯骨堆中了一生？
且不問他怎樣崎嶇，怎樣險惡，
抖擻起精神，
發憤！猛進！

進行復進行。
高一程，低一程，
經過的無非是怨聲，恨聲，失望聲，殺戮聲。
血淋淋多少坎坷，把什麼來填平？

進行復進行。
一線光明，從頂門透過脚心。
夢呀！醒呀！是假？是眞？
哈哈！天明了，一片紅光海樣春。

●一夜　九年九月六日覺悟

詩

白天打短工，
夜歸抱兒子。
騰出阿娘一雙手，
淘米，燒飯，洗衣，補衫褲。
『阿爸做工辛苦了一天，
乖乖睏去罷，
莫作夜新鮮。』

寶寶，乖乖，低聲下氣賊了一大串，
抱着走，走着抱，
小脚零丁一身汗。
瞇腔瞇腔一雙點漆的小眼珠，
慢慢地在寶寶聲中合攏去。
破屋漏月光，
照着紅粉蒸蒸的小巴掌。
梨窩嘴唇跟著呼吸微微動，
兩個人在黑影中間也賠有一副笑容。
呵欠丕了便向帳裏鑽，
一頭放倒就入夢。
帳子小，仄棱瞓，
讓出一片還沒有破的凉處蓆，

輕脚輕手把寶寶來安頓。
咿唔咿唔蚊虫聲，
繞着蒸籠似的床想分得一杯羹。
忽然呱的一聲哭，
夢中驚起，一手搭着，一手拿奶給寶寶喫。
寶寶不哭了，
阿爸醒了。
精神也回復了。
偏偏雞也啼了，
夜五更了，
無情的汽管嗚的一聲，
沒奈何，披起衣裳跳出門！

●讀大白的『對鏡』　九年九月二十日覺悟

七月三十日底『覺悟』載大白一篇『對鏡』，結句說『一拳打得鏡子破』。哈哈，大白這一拳是不是眞個打在鏡子上，且不管他；可是讀者讀到這一句，就像對頂門受了這一拳似的。我因此做了這首詩還問大白。

（一）

鏡中一個我，
鏡外一個我；
打破了這鏡，
我不見了我。
破鏡碎紛紛，
生出紛紛我。

（二）

我把我打破，
一切鏡無我。
我把我打破，
還有破的我。
破的我也破，
不知多少我。

讀大白的『一顆月』參看八月一日『覺悟』

（一）

天空一顆月，

水空一顆月：
說是兩顆月，
　明明二除一；
說是一顆月，
　明明一加一。

（二）

我見天空月，
　不見水空月；
我見水空月，
　不見天空月。
若生千隻眼，
　定有五百月。

一樣

九年九月廿六日覺悟

（一）

一樣雞笆一樣道，
一樣斜陽一樣青青草；
可憐青草太多情，
秋來還得見『雙明』！

（二）

誰把『雙明』撇開，
任他獨往獨來？
不見舊明狂態，
運身上下癡獃。

●做詩　九年十月十四日覺悟

小孩拍哇哇，
隨口有音節。
長長短短總相宜，
只要十分不着力。

●賣書　九年十月十四日覺悟

賣却十本書，
買得書一本。
可笑從前讀熟的，
沒有人過問。

月蝕

九年十月念八日覺悟

可憐你是受光體，
到今朝，
才曉得借光靠不住。
如果你也是太陽，
哪怕再隔千重地。
你或許不受我可憐，
我也由不得要可憐你。
更可憐滿街鑼鼓爆丈聲，
竟直使心潮倒退三千里。

菊

（聿鎔生日作）　九年十一月三日覺悟

霜氣橫天，芙蓉委地，梧桐一葉貼青苔。
舉眼看秋風，吹滿人間憔悴。
這乾黃枯涸的世界，
只有菊花敢鬬着殺氣開。

你是這時節生的，
我也是這時節生的，
携手人間看菊來。

論年你小十二，
論日你遲九日，

過去的光陰安在哉！

詩一首，
淚一掬，
酒一杯，
看憔悴的百花夢裏，發放天才。

題浙江潮照片　九年十一月四日覺悟

界開天和水，遠遠地一路白鷗趕着秋。
風過去，萬千氣象，撲到眉頭。
影重壓江水，
吞沒長流。
險些兒把豪情撥起，駕上濤頭。

纔過去，嘿然一息，彷彿大事剛休。
休，休？
忍着要發的世界新潮，正打點漲大全球。
且先把這幅小影試胸襟，
問世間有幾個能容否？

十五娘

九年十二月念一日覺悟

（一）

菜子黃，
百花香，
軟軟的春風，吹得鋤頭技癢；
把隔年的稻根泥，一塊塊翻過來晒太陽，

不問晴和雨，
箬帽簑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閑得兩隻手沒處放！

（二）

『看了幾分鐘，
賒了幾担桑，
我只願得自己個人忙。
有的是田，地，和山，蕩。
他都要忙也哪里許他忙？——
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
昨天聽人說『哪里的地方招墾荒』。

（三）

『五十』高興極了，
三脚兩步，慌慌張張：
『喂，十五娘，
我們底人家做成了；
我要張羅著出門去，你替我相幫』！
就在這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底心窩中橫衝直撞。

（四）

一夜沒睡，
補綴了些破衣裳，
一針一歡喜，

一線一悲傷，
密密地從針裏穿過線裏引出，
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
更不要丟掉這衣裳』！

（五）

此刻都不會哭，
怎麼佢倆底眼泡皮都像胡桃樣？
一張破席捲了半牀舊被胎，
跳上埠船，像煞沒介事兒一樣。
他抬起頭來，伊便低下頭去，
像是全世界底固結性形成佢倆底狀況。
他恨不得說一聲『不去』，——

船兒已過村梢頭，只聽見船頭水響。

（六）

一個郵夫東問西問『十五娘』。

伊接到信却一字不識，

彷彿螞蟻爬在熱鍋上，

『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

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麼？』

測字先生很鄭重地說：

『你要給我銅版一隻，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七）

『信該到了？

繭該摘了？
桑葉債該還了？
伊該不哭了？』
四周圍異地風光，
包圍着他一個人底凝想。——
就是要不想也只是想這個「不想」。

（八）

月光照着紡車響，
門前河水微風漾，
一縷情絲依着棉紗不斷的紡。
隣家嫂嫂太多情，
說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

明朝再做何妨。』

伊便停住搖車，但是這從來不斷過的情絲，一直牽伊到枕上，夢中，還是烏烏，接着紡。　不過從接信後的十五娘，只是勤奮，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九)

本來兩想合一想，

料不到勇猛的「五十」一朝陷落在環境底鐵蒺藜上。

工作乏了他也——不是，

瘟疫染了他也——不是，

掘地底機器，居然也妒嫉他來，

把勇猛的五十擠成了肉醬，

無意識的工作中正在疑想底人兒，這樣收場。　但只是粉碎了他底身軀，倒完成了

他和伊相合的一個愛底想。

（十）

攙了蠶桑，
賣掉繭來紡紗織布做衣裳。
一件又一件，單的夾的棉，
堆滿一床，壓滿一箱。
伊單估着堆頭也覺得心花放。
『五十啊！
你再遲回來幾年每天得試新衣裳？
爲什麼從那一回後再不聽見郵差問『十五娘』』。

（十一）

明月照着凍河水
尖風刺着小屋霜，
滿抱着希望的獨眠人睡在合歡牀上，
有時笑醒，有時哭醒，有經驗的夢也不問來的地方。
破瓦棱裏透進一路月光，
照着伊那甜蜜蜜的夢，同時也照着一片膏腴墾殖場。

夢與詩人

十年一月六日曇悟

（一）

天開異想，
到人間充個詩人說誰：
驚呆了普天下的農夫；

又哄過高空中的月亮。

說誰，說誰？　眞個是詩人技癢。

（二）

夢境——郤惺忪，

心境——太朦朧；

他——居然從瞢懂經驗中得了許多懵懂。

他雖不能作適之作的詩，——

難保不會做東坡不能做的夢（？）

讀新青年八卷五號適之「夢與詩」一首，眞寫得出！　從詩體解放後：一般的作品，除了題前掛起一個「詩」字做廣告，中間每句一行參錯着排列寫下去，專守這兩個條件之外；雖說佳作難得，十八九總還成話，最可惡的，就是橫闖了一個「不通領域」，占領起來，居然在人前充詩，還要靦然教人，像吳芳吉先生似

的：他在「新羣」一號發表一首「秧歌」；從「撒秧」，到打秧止，——中間只少了一個「念秧」——此人已經是不吃人間烟火食的了；這番聽說他到長沙某校，又大教起詩來，做了一首「月蝕」，貼在校裏，內容大致說「護月不是迷信，是人對於自然界表示愛情，」這種破天荒說謊胸襟，難保他不會做「驅車入鼠穴」的夢，「滿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不懂養蠶，原本不止是一位詩學大家；飯，應該人人會吃的了，偏偏遇着這位吳芳吉先生，要從秧裏打出稻實來，除非吳芳吉先生不會打過，如果眞打過就打爛了變成醬，也打不出一點米氣，適之這首詩裏第三章「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依我底經驗，過字應該是裏字纔合；不知道一般受過酒力，通過愛情的人們底經驗，怎樣？（自跋）

●雪際　十年一月九日覺悟

凍過的風，
搓着忍不住要落下來的雪：

剛落到墻頭，一轉身又飛過隔壁。

兩三片，四五片，似鵝毛墮地無聲——閨寂。

不一陣，紛紛地算不清楚，

絕像一口彈花箱，平白地添了些山河人物；

紛紛復紛紛，幾乎把大地塡得無凹無凸，

白茫茫，

寒慄慄；

幾多人讚賞着銀宮玉闕，

這時期——正不知有多少覓食的小鳥兒，迷了空中跡。

●綏陽起碇　十、一、廿五、覺悟

海關碼頭，如此森嚴地壓人眉宇，

楚倉說『這却有點鹹味』。

脚夫水手一齊忙，
我不知道科學家在哪里？
送別的依依，——
我幸而不曾受這種空氣壓住，但心頭總抹不脫一種辛酸氣！
回頭望黃浦灘頭，
沒入煤烟深處！

十，一，二，吳淞江口

●偕楚倉渡黃海 十、一、廿五、覺悟

△幷懷死友執信，景良

○

扡大海搓圓，朝太空擲去，人在圓頂尖頭立，
赤條條任我飛行，

問甚麼來蹤去跡。

浩浩蕩蕩，脚底下十萬波濤，吼聲正急。

有幾人駕起潮聲去也，值得我來一瞥！

○

到眼底無多人物——

把好酒一杯傾入腹，

化新詩唱滿天風闊，

任天風吹滿人間——凍雲散，冰山裂。

十、一、一一、黃海舟中

●綏陽船廣州船岸　十、二、二、覺悟

岸上燈移，天上星走；

岸上鷄聲，催起船上笛聲吼。

客人起：

攜了他鄉殘夢，半惺忪，嫻得尋人開口。　我今到的是他鄉，這曉寒天氣，却也不十分難受。

這迷離的晨景，要打疊耐煩心，看個玲瓏剔透，——容我細看也，便隨時畫幅圖兒寄朋友；——如果見我害羞也，那就只可拋了走。走！

從今朝記取，莫等到黃昏時候。

●飛行機　十、三、十八、覺悟

飛行機，
呼呼響；
男女老少一齊抬頭望，
『人們底工作高出青雲上』
一帆風，萬里浪，

船待高時水先漲。
潮來都說『船高了』，
離着飛機還有幾千丈。

吾友——十一、三、念一、覺悟

○

『吾友！
你去了？』
由得夢中呼喚。
心中尋覓。
空中摟抱！

○

生命流上的波瀾，

地球面上的山巒；
如果削山塡海，
文章總覺平凡！

○

春風來，櫻花開，
芭蕉綠，櫻桃熟；
去年上樹摘櫻桃，
叫伊不要閃了腰——
今年櫻桃花落時，
有人癡立看花枝！

○

阿娘阿叔語匆匆，
夢裏相逢有病容；

竟被枕頭欺一夜，
春宵斷送月朦朧！

一九二二，三，一六，衙前

殺變兵 十、六、廿三、覺悟

一

一夜被盜百夜驚。
一次爲盜債戶清。
防盜有峻法——
不如法網之外去當兵；
當兵也要遭鎗斃，
武昌一夜一千四百人。
小兵文章抄官樣，
忘却自己本來是百姓。

二

事主作成盜，
誰使他受刑？
將領作成兵，
誰使他畢命？
一粒子彈清欠餉，
鎗斃一團招三營。
舊欠掃清新欠起，
那愁沒有代還人？

●北窗風雨 十、六、廿六、覺悟

烏雲逼青山，

山態依人近：
頗有可憐處，
不減獨立性。
一忽大風發，
踏匾高樹頂；
雨點打橫來，
雷聲夾着震。
小孩兩手曳母裾，
回頭窗外作傾聽。
一家老小嘿然坐，
放任風雨雷電縱橫行。
青山不知處，
遠天吐黃明。

蚊　十年八月四日覺悟

咿咿，嗚嗚，咿咿，嗚嗚，
是醒眠呢是催眠？
自鳴得意呢還是訴苦？
分明趁當兒吮人膏脂，
人們還說你是『書生習氣未能除』，
容你冒充文治。
炎天裸體汗珠粗，
芭蕉扇不及招風，
烟缸頭長行發火；
最難爲工人農夫，

一九二一・六・二〇衙前

勞頓了一長日，
你竟不許佢們安逸一息，月下風前談故事，
都被你趕進小屋子裏蒸籠似，
破帳子，七零八落地補上加補，
你還要找縫兒進去吃飽一肚。
明知你是醒覺世底產兒，
便吃飽了血，誰也不屑再承認是佢的血，拍搭一紀打個空，
咿咿，嗚嗚，咿咿，嗚嗚，
試看西北風起時，
還容許你得意無？

●水車　十年八月八日覺悟

兩天不下雨，　水車聲起；

三天不下雨，　水車聲急，
十天半月不下雨，　水車直立。
東流水轉向西流，　究竟替誰出力？
犯賤呵。　農夫！
租時節到來能剩得幾粒？

（註）紹興，蕭山河道很多，毛溪壩來水和湘湖水棧在西，三江閘出水口在東，東多大湖，水勢常向東流；每年到七八月間田上需水亟時，無論哪條河哪個湖，哪支瀆，沒有沒人車水的。車多水涸，水車便得直立起來使用，東流水也就轉了方面。

●觀弈　十•八•廿六•覺悟

一時的現在，
把將來賣了，

棋分黑白人顛倒。
這局輸贏且不管，
眼睜睜爲一子兩子把全盤拋掉。
人家說你是『圍棋聖手，落子不虛』。
爲什麼只博得冷眼人在一邊冷笑？

●夢回 十·十三·覺悟

隔院人聲鬧，
夢兒驚醒，
剛正廿四點鐘過了。

高空雁兒叫，

一聲聲裂破秋風。
送作枕邊詩料。

人聲悄，
雁聲杳；
遠遠地一聲雞——
『哥哥』天曉！

雙十節

十年十月十，
舊歷也初十，

我在滬杭火車中，
聽說這十數相逢的佳節。

晨光留不住，
十點鐘過去，
何用留晨光，
前驅事正忙。

回想十年事，
一部英雄史，
過去的光榮墳墓中，
兄弟姊妹們得『從新來造』。

●野橋人影　十、十、十六、覺悟

人立野橋上，
倒影入清流。
橋下水流去，
水流影不流。

人在時間住，
壽逐時間去。
爲時愈長壽愈促，
如何留得時間住？

●滬杭夜車中

車中人半醒不醒，
一個個由着頭兒左右傾：
偶然汽笛一聲，
斷續的語聲和呵欠聲時有所聞。
獨自凭臆得意，
載得滿車明月過臨平。

一九二一、一〇、一〇、

●詩人與風月　十、十、廿三、覺悟

準備詩囊，
搜索盡人間風月，

經多少才人剝削，
更無渣滓。
算是把無窮支配無窮，
爲什麼墮地嬰孩——一字不識？
爲什麼新月晨風——一般清白？

●護花　十、十、廿八、覺悟

〇讀適之先生『希望』有感

冷風時來、新霜偷襲，
屋子裏幾箭蘭花，
相伴更加親密。
便園裏風霜也被窗兒隔絕，
更不怕深山寒氣壓坍四壁。

人爲愛花將護花，
花若有情正該感激；
莫怪他殷殷期望，
一蓊兩蓊三四蓊地流露一番香色。
只可惜蘭花心裏，
已經忘記了山巖深處的曉風初日！

◉西興渡口

老綠地、淺褐天，
似霧非烟！！昏騰騰把太陽迷住。
暮色平升，
炊烟四起；
渡江的車轎行人，
急忙忙奔來跋去。

江干等渡，
看隔岸杭州！！裝入悶葫蘆裏！

●偷食以後的『貓』十、十一、八、覺悟

貓兒偷腥碗兒響：
恐怕捉住敲巴掌，
輕輕跳上瓦檐頭，
高高踞坐屋山上；
抹嘴抹臉事體多，
主人看見奈他何！
夜來老鼠扛車羅。

聽說現在的浙江省議會議長沈鈞業當選議員的時候。浙江省長沈金鑑從名單上瞧見他底姓名。就說（這是一頭貓●）現在這頭貓竟受了外來惡隣

舍底駿使。 做了玄廬詩中所謂「儉食以後的貓。」而且「高高踞坐屋檐上」了。浙江的一班主人。 難道竟沒奈他何嗎？ ——未必吧。 漢胄

●饑 十年十一月廿日覺悟

滾湯冲辣子，
鹹肉醃大蒜；
酒渴肚饑時，
一碗又一碗，

人間痛快事，
饑渴得飲食；
肚飽腦中饑，
何處去求乞！

渴來不擇飲，
餓來不擇食，
只教消化強，
殘羹化神液，

天才不可恃，
眞理非永固；
努力復努力，
眼前第一步，

『三天不吃飯，
凸肚皮過橋，』

言淺命意深，
諷人戒虛矯。

老實不客氣，
張口要食吃；
不生腸胃人，
一傍笑『吃吃』。

去了

十一、二、二八、覺悟

（一）

別的沒有東西可寄？——
只有淚！

淚也無從寄，——
除非夢裏！

（二）

我爲世人生，
難道我敢病？
去了眞去了，
騎邊送我登車影！

●星與海　十一、三、二、覺悟

一

天空的星雲啊！

一九二二・二・二五・杭州

你借別的星團成你一顆玲瓏明慧的星，
團成了你時，伊却遠遠地亮着看你！
伊看見你在大海裏沐浴，
海也敞着胸襟沐浴你，
海怎不妒忌你在天空中照着伊？

二

雲來了啊！
他隔斷了星和海，
海黯了——難道星也黯了嗎？
風來了啊！
牠播得海水起了波瀾，
星底光也在海心裏亂晃！

三

風過雲收啊！
海也依舊笑瞇瞇地涵着一顆星，
星還是亮晶晶地照見一顆星。
多謝風雲，
他正會擺佈着天空的奇景！

●在杭州　十一、三、三、覺悟

一

醒時不敢哭，
恐傷吾友心。——

惟有夢中啼，
啼向夢中人；——
夢中人不見，
反把自啼醒！

二

一場場痛哭，
一層層寂寞：
誰驅這顆心，
深陷入牢獄？
十三年歷史，
獨自捫心讀！

三

我欲尋伊去：
念伊在何處，
出門莽莽行，
冷風透骨髓，
伊意究如何？
行行行又住！

四

軍人非無家，
離家遠從軍；
便做沙場鬼，
還是夢裏人，
孤雁深宵哭，

不是驚弦聲！

五

生平兩女伴，
是師不是友；
謝伊開我蒙，
得伊深造就；
教鞭遙指處，
「愛情非占有」。

六

凜凜龍泉劍，
唐以愛河水，

愛河水長流，
光芒無渣滓；
手斷頸索鍊，
有生卽是愛！

●慰安　十一、三、二十、覺悟

——謝楚傖先生底詩。　倦工肅文先生底信——風雪關山、車輪帆影、往事從頭細數：整備淚珠三萬斛，櫻桃花下檢情書；
只零箋剩墨，遺失了些，殘缺了些，比春魂濃淡何如、是胸中一副愛情圖：
要不展開時，心樂裏鏗鏗錚錚絕命詞——
若說展開時，紛紛碎碎亂雲鋪！
友來慰我，
正不知慰伊的人有也無？

待抖擻全神，把凡穢的情天改造過！

一九二二、三、一二、衙前

●醉　十一、五、十二、覺悟

詩

狂情把酒澆：
天上星搖，
地上山搖，
手上杯搖。

○

目光如電渾無定：
思也難熬，
怨也難熬，
四顧蒼茫笑拔刀。」

●沉寂中的妙音

十一、五、八、覺悟

一九二二、五、二、酉興。

夢回夜靜，
天還未明，
沉寂中的醒。

瓦上雨聲，
枕上表聲，
壁上鐘聲，
心房跳躍聲；
調成了沉寂中的妙音，
溫存着踏夢回來還睡着的人。

惺忪！　忪惺！
這般滋味，
願與世間人一一平分！

一九二二，五，五。　杭州

●心弦斷後的微笑　十二年一月十二覺悟

快樂中的寂寞，
要算眞寂寞了：
浩浩蕩蕩活潑潑的兒歌隊裏，
　可惜心弦斷了，
眞個斷了心弦，倒也罷了！！
　有時還發微聲，
把冰冷的靈魂兒縮得比微菌還小。

長嘯！　絕叫！
無聲的聲，
　只有晚烟聽懂，就立刻把羣山擁抱。
湖水冷冷，
一輪冷月，照他微笑。

●聞訊　十二年三、八、覺悟

猛後震眩；
凄然腸斷。
費大力矯情強鎮定，
早兜起心頭碌亂。
聽風過去撫佩刀，
數誰是仇頭可斬？

莽蒼蒼叫絕秋風，
滿眼火花狂閃。
殺人無計；
殺身無計；
更偷生無計：
捧出騰騰心一粒，納入何人腹裏？
生知決絕，死友長眠，一身之外淚皿已！
尋常如此，！！
何況將赴戰地！

一重覺悟，
一重痛苦。
那有樓臺彈指現，

重担兒挑上無休路。
西北風雲，東南烟雨，胸中容得幾多事？
容不下也只可容容，
到人前訴說是奇恥。
咽下去，
打斷的牙齒。

十二，二，十七。 衙前

秋波的影

八年十一月二日

遠遠地幾筆青山，畫在天和水的中間，很美麗的陽光斜照着，風一吹，天與水和遠遠的山都微微在波裏搖動。

這時候，一片蘆花蕩裏，梭！ 梭！！ 的聲，露出一角船頭來，『賣魚呵』。一個小孩子，坐在船舷上，指着蘆花蕩一邊一張雪白的大風篷和一角有字的大

旗說：『爲什麼這張風蓬會駛到蘆花上去……「賣魚呵」……這裏沒有人，叫誰買？』……『賣魚呵』。

忽然一個旣粗且笨的聲浪挾帶一股大葱氣衝了出來，『有麼魚……乖乖……』。嚇得天與水都不敢搖動。

『媽！回去嗎』？一個婦人挾住槳立了起來顚危危望着那大船上許多敞着紐扣縛着腰帶歪着帽子的人、半晌……『快！快快』……童……『嚷！』……『嗳喲』……汨東……『救』……勃……勃……勃勃勃……

那隻大船駛滿着風，向着水天很寬闊的地方，一浪一浪的去了。一長拖波紋裏面，還卷着那面大旗很威武的影子。（完）

●他爲什麼把頭低了下去　八年十一月十六

『老爺太太呵！發財的先生們呵！可憐我們呵！布施一點呵！』

『老爺，太太，布施，布施。』

一個縫窮的女人，右手提了一只籃左手牽了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在街路上，找不到針線做，就一唱一和的叫起布施來。

女人自己對自己說，『今天是靠不住了！』又放開嗓子喊道『做點好事！』

這兩個人身面上雖然單薄，都還清楚。只有面孔却愁慘得了不得。過路的人看看他倆的面孔，又打量打量他倆的身面，掉着頭都自顧自走了。

小孩子忽然指着金黃黃一家大布莊說『媽！』

女人搖了搖頭，便把頭低下去了！

原來他倆是母子兩人。男人種田度日，每年地上也能收一千多斤棉花，女人自己紡點紗織點布，一家子四個人，有一個老婆婆，雖是雙目失明，倒也很康健的。今年他們的地在秋汎上坍沒了，臨到坍着他們房子的時節，一家子本該帶點什物逃避，不料他那位老婆婆，死也不肯走，潮頭又淘，坍勢又緊，他的男人無法，只得抱住他母親走。離開房子約略有幾百步路，就叫女人領着兒子，看住母親，回頭見房子還沒有坍倒，翻身奔了回去打算拿點什物，剛一進屋，一個無情的浪，便把

他連人帶屋退回江裏去了，他女人眼睜睜看着，喊是來不及了，自己也向坍處奔。沒兩步，小孩子哭叫起來，老婆婆也在泥地上亂撞，只得回來摟住老婆婆，望着坍江。

後來和他感受同一命運的地鄰，到一座破廟裏擧着。每天在坍江邊拾點飄來的破東西，近處討點菜邊皮，支了一隻破沙鍋，燒燒吃吃。

過了幾天，坍勢越猛，連那座破廟都落了水。他的婆婆，又惱起寒熱病來所以只得帶着兒子，到街市上縫縫窮順便叫化幾文藥錢，其實連充飢的也沒有。

這家金碧煇煌的洋廣大布莊，原來是他地主，而且長來賣布給他們，所以小孩子也認識這一家大布莊。他曾來求過布施，却被布莊裏的夥計們噴罵一頓，還要問他要新租。所以小孩子提起這家布莊。他只好搖搖頭了。但不知把頭低了下去是爲什麼？

●迴波　九年六月六日

上海法國公園附近，每天早晚，總有許多女工，帶着竹編的小飯籃，一羣一羣的參參差差，行行去去，到了五六月間，毗連公園有一個著名的球會，加陪燕閙；華龍路一帶碧綠整齊的樹陰底下，常常有遊人的帽影衣香和輕歌的小孩穩車徐徐在斜陽紅照的綠樹陰中經過；兒童也拿着小球撲，沿路跳躍撲蝴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也是一羣一羣參參差差行行去去，有時加速度的汽車開過，也很不覺得討厭，因有公園附近的馬路修治得很整潔，每天晚兩邊洒上一通既細且勻的清道水，所以一點灰土都不會起。　那時節，如果是初次走到華龍路的人，差不多要錯認濃陰斜日快雨初晴，別有一個沁人心肺的清華天地，就是十分走性急路的人，到了這些地方沒有不緩步流連的。　只是早晚趕着上工或下工的女工想靠他自己十二個鐘頭的勞作，換兩三角小洋的，便匆匆經過；提了空籃或八個人品坐一輛小車趕回家去買米煮飯的也匆匆經過。

華龍路向西轉灣就是環龍路，兩傍樹木還沒有長得華龍路那樣暢茂，路的兩邊歇滿了很標緻的汽車，靜悄悄地伺候他主人家拍球或晚餐會跳舞會散了好回家進車房休息。這一條路上的忙人很少，所以開着的汽車夫，三三兩兩站在馬路中同打起幾句洋涇浜的英國語鬥趣。

電燈明了，球網卸了，穿藍布白邊號衣的拾球工役也散了。晚餐會開始了，廚房裏的盤碗鍋鐘聲，飯廳裏的琴聲，酒杯相觸聲，地毯上的細崽輕疾的脚步聲；有一陣，廊下的歡笑聲，音樂室裏琴聲，歌聲，玻璃杯裏水泡聲，抑抑揚揚，歡天喜地。這時候，上班的女工已經做了三四點鐘了，下班回家去的女工家裏飯也吃過了。

就在這個當兒，公園附近有一所很精緻的洋房客廳裏，坐着三五個青年女子，在那裏談話，彷彿很生氣似的：

『牧姊！你不看見「星期評論」上登着那篇李人傑做的「男女解放」麼？他說「女子都是娼妓」那一段話，挖苦我們女子到什麼田地。』

(牧)「是的，澄姊！　不但挖苦女子，竟直汚衊女子。　書姊你以爲我這汚衊兩個字下的得當麼？」

(書)「我想李人傑必定是受過女子的大打擊，所以纔說出這一大篇喪心病狂的話。」

(澄)「我想李人傑是一個不通人道的。」

(牧)「不是的，焉有不通人道的男子，做得出那篇狂妄的文章？　就算他沒有結過婚，他莫非不是女子生出來的麼？」

剛說到這裏，小鴉頭翠霞端了一托盤湯圓上來。　兩碗放在沙發一邊張白錦衣的腰圓小棹上，又拿一個碗托，承住那一碗放在披耶諾上。

(澄)「我還飽着哩。」

(書)「嘗嘗看！　這湯圓是吃不飽的。」

(牧)「用橙子做湯圓餡，我還是第一回吃。」

(書)「楊綏先生從美國回來，帶了些柑子送我；我因爲香味實在好，不比得街上賣得那些檀香山貨；做湯圓餡，也是第一次試驗；如果好總算我的新發明了。」

鈴！鈴！！翠霞剛出得客廳門，就從看門的手裏接了名片托盤，踅回客廳。

（書）「正好！請進來！」

（澄）（牧）「是誰？」

（書）臉上微微紅了一紅。「你們都認識的，楊綬先生。」

（楊）「我知道你必定有好朋友在座……」

（書）「我們正在煩悶哩！」

（楊）「爲什麼？」

那個青年女子，就把剛纔批評李人傑『女子都是娼妓』的話，告訴了楊綬。楊綬一雙眼睛，滴溜溜在三女子臉上兜上了十幾個圈子，只是賊賊的笑了一笑。

（澄）『先生！你的意思怎麼樣？』

（書）不等楊綬回答，『我們應該想一個對付的方法。盡我們的能力，闢這種邪說。』

（楊）『你們想得了對付他的方法沒有？』

(牧)『應該採取歐美的事實做材料，依據科學的方式來痛駁他一番。』

書『你！（瞅一瞅楊綏）見多識多，你可以把你肚子裏的貨色，拿點出來，供給我們一點資料。』

(楊)『外國關係於女子解放問題的材料太多了，一時從那裏說起？』

(澄)『先生何妨把自己對於女子的經驗，說點出來，不更比較切實麼？』

(書)『煩悶！　煩悶！』

(楊)『你們聽法國球會裏面的歌聲，音樂麼？　大家不閒談閒談，何苦找這些煩悶的事來講，不辜負一片歌聲和窗外的月色麼？』

(牧)『好，好，講點故事給我們聽聽，也好。』

(澄)『必須關於女子問題的。』

(楊)端起茶來喝了一口接着就說，『我說我自己對於女子的經歷一樁故事講講怎樣？』三個青年女子一齊說，『好！』

(楊)『我生平對於女子是最尊敬的，我雖是一個宗教信徒，我的心中以爲縱橫古今

，只有女子是神聖；從女子口裏講出來的話，纔是天使的命令。我現在三十多歲了。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很喜歡整潔；我以爲男子都是女子的『罪羊』，應該傾身供獻給女子的。』

三個青年女子，撐起耳朵，提起精神，向着楊綬的面孔看他活潑面神筋的動作，差不多連呼吸都停住了。從楊綬嘴裏出來的一聲一聲一句一句一字一字，都深印在三個青年女子的神經裏。

『記得一年冬天很冷的天氣，在一家鄉下住的朋友，約我看梅花。那朋友住的地方距離我家水程有二十多里。出們的時候，天氣還是半晴半陰，我自己駛了一艘小汽船，走到半路，就遇着大風大雪，到我朋友家裏，差不多已經凍殭了。伸出冰冷的手去和人家握手，我覺得非常抱歉，可是我的手竟直絲毫不聽我的命令回過一點溫度來。』

『和幾位女朋友握手的時節我連(你)伊們手上的熱度，都絲毫感覺不到。大不料和幾位女朋友握手之後，我的手立刻回熱；我拿我的熱手和男朋友握手似乎

覺得很浪費的。』

說着，三個青年女子都笑了起來，把起先的煩悶胸襟，一齊化作窗外的月色琴聲，絲毫不在伊們腦子裏留些兒影子。

『那樣狂暴的風雨，梅花是看不成了。大家圍住火爐坐一陣，說一些：只見玻璃窗外風捲雪花，顛飛倒舞。遠處一方大湖，湖面上還有一二隻小漁船，立着幾個打漁婆，風顛浪播的趁湖打魚。』

『大家在這一間風雪包圍的暖屋子裏面，賞覽這片自然界的奇景，如果有了酒，自然興加十倍；就不拘坐的吃喝起酒來。』

(書)『喝杯香賓好麼?』說着就不等大家回話，立起身來，按了一按呼人鈴，踅到珊婆邊上選了一大瓶香賓。翠霞似乎不大精采的樣子開了門進來，(書)瞅了伊一眼，伊面龐上立刻紅暈起來，取了四隻香賓杯，放在那張小腰圓桌上，開好了酒，就踅出去了。楊綬喜氣騰騰的端了一杯立了起來和三個杯兒次第交觸，那清脆的杯聲，透明的酒色，甜蜜之酒香，一霎時都融化在四個人同一副的眼耳鼻舌交談裏

。

楊綬接着又說：：

『當時大家對景引杯，喝起酒興來了，賭量的賭量，猜枚的猜枚，一直喝到接着晚餐，只有我和三個女朋友沒有醉。』

『乘着餘興，打起牌來。 牌桌四角，放着四張茶几，茶几上有幾碟很精緻的乾菓小菜，温着剛適口的好酒。 一面打牌，一面說笑一面喝酒；七點鐘，八點鐘，十六圈牌還有一半多沒有打；十一點，十二點，只有四圈了；火爐裏的火也漸漸湮下去了；坐在我兩邊的兩位女朋友也漸漸醉了；我的脚也覺得有點發冷了。 對面那位女朋友似乎覺到我的脚冷，就叫醒那個蜷伏在屋角上打瞌睡的女僕添火。 我在有意無意中一回頭，看見一個睡眼初醒的小鴉頭，拿了一雙暖鞋，替我換上就走；但是我還是覺得冷。 對面那個人就問我，「還冷麼？」 我不好說「冷」，又不好講假話說『不冷』，我只得對着伊紅泛的面龐兒，用眼睛向伊求饒，求他不要問我。 忽然落了一張牌，伊就彎下腰兒去檢，同時我的脚的冷也隨着落地的那張牌被天使迎接去了。 我那時候的感觸，這個

世界上竟直沒有這句話可以表明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初上奴圈的奴隸？還是纔得解放了的奴隸？』

三個青年女子，都大笑起來。

『我既受了這樣的大刺激，沒有方法講話，我也找不到話講，我只是端起杯來一大杯一大杯狂飲；雖不關什麼氣吞河岳，也似乎能吸盡西江。 兩邊兩位女朋友，不知道爲什麼也陪着我大杯大杯的喝。』『還剩半圈牌沒有完，兩邊兩位女朋友醉倒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了。（大概也爛醉了。）』

『睜開眼，睡在一張妃紅紗帳子裏（我不知道是帳子的顏色呢還是燈罩的顏色？（很舒適很溫暖的。 帳門前面一個亭亭的人影兒，一晃，燈也就滅了。……』

（澄）『這是什麼人？ 是不是和你對面坐着那個打牌的。』

楊綏笑着不說。

（牧）『一定那一個了。』

楊綏只是笑着不說。

（書）似乎很生氣的，『你對面那個叫什名字？』

楊綏總是笑着不說。

（澄）（牧）『不是你對面那個又是誰？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碰巧（書）立在楊綏對面，接連聽得（澄）（牧）兩個人憑理想上硬證明說對面那個一定是的，漲得面紅過耳。

（楊）『不是的，是我的前妻。』

（書）聽了這句話，背轉身走到披耶諾邊上，看見了承湯圓的空碗，就去按呼人鈴。

（牧）（澄）『聽了這句話，同聲說，這又是一樁什麼希奇故事，也值得嘮叨一長夜？』聚精會神的一席話，結果鬧得大家掃興；三個青年女子，異口同聲的埋怨起楊綏來。

（楊）『我的前妻的解釋，不是鑿死了的妻，是對於有過那麼一回事的講的。』

（牧）（澄）『還追根要問出這個人來，（書）也追根查問那個座在對面打牌的。』

嗚！工廠裏的換班回聲響了。天也亮了，四個人坐上一輛汽車，到公園裏吸新空氣去了。路上正遇着交替上班的女工，一羣一羣的參參差差急急忙忙朦朦朧朧行行去去。

四個人在衝破鮮空氣的快車中，眼送着一羣一羣的女工，一羣一羣的向後退。一路香風，吹送着隱隱約約的車中人語，彷彿是說『汚穢……娼妓……解放』

●阿二的兒子　九年八月三十日覺悟

猛太陽像撐了一把火傘，在頭上鎮天罩着，露天的工作，不消說是熱極了；就是工廠裏，也和乾悶在火爐子裏一樣。一顆一顆的汗，變成一路一路的汗，從頭髮根子出來流到脚後跟，流乾了，又變成又臭又膩的油和煤灰塵土敷滿一身。好容易撐到日落西山，換得兩三角小洋，順路買了一點米，一路上阿大阿二阿三阿四，三三四四分頭奔回家去。一陣凉風，吹着膩綫綫的油煤身子，倒也覺得十分爽快，總算把一整天的苦熱，抵償過了。

阿二的兒子小二，在弄堂口望着他的爹爹回來，這可憐的一個小孩子，赤條條地又黃又瘦，看見他爹爹手上拿了一包東西，他想來是好吃的，擎起一雙烏龜脚爪似的小手，一直向他爹爹阿二奔來；那種高興滿足的樣子，是人看見了都要墮幾點眼淚的。

阿二也高興着。猛不防天壓下來似的一輛汽車，把小二吞到車輪子底下去了。那時阿二去拉他兒子也不是，避開車子也不是，丟了米包也不是，怕也不是，氣也不是，急做一堆，看他們從汽車輪子底下拖出一個血淋的小孩子來。

巡捕來了，抄着汽車號頭，叫了一輛黃包車，裝了血淋淋地一個小二，只顧自去了。汽車夫嘴裏還半吞半吐說着「小鬼，小鬼，」。

阿二還是一堆的急着，看他們調排，車子裏坐着兩個雪白紅嫩的小孩子，原來就是阿二做工那廠裏的小老板姊弟兩個。

汽車也只顧自去了。弄堂口大喊大叫哭出一個阿二的老婆來，在一大羣人七嘴八搭裏面獨自發急的阿二，被他老婆哭醒了，急忙分開看客，慌慌張張走到他老婆

跟前，他老婆就撞進阿二懷來。

這一夜，天氣還是一樣的悶熱，他們兩夫婦住的那間小房子裏更比熅饅還熱些，但是他們兩夫婦却同冷水澆着背似的；一包米還是一包米，並不曾吃一顆下肚去。

第二天，捕房裏通知阿二，叫他去領屍，阿二兩夫婦，只可東奔西走去募化一口施捨棺材，又央阿大阿三相幫他們抬出租界去。

一路上火傘似太陽還是昨天一式，又遇着許多出來兜圈子吃大菜的汽車，風樣般來，幾乎要把抬棺材的阿大阿二阿三生吞了去。他們三個人在白汗如霖的時候，幾次三番揑着一把冷汗。

●工人的滋味 九、九、二七、覺悟

一個機器工人陸阿東，在上海閘北用宏鐵廠裏做了五六年工。阿東是在用宏廠裏做學徒出身的，手藝雖不算十分高強，在一般工人中比較要算熟練的。阿東生成一副銅筋鐵骨，平而且闊的兩隻肩膀，很能担當辛苦，又配上一片和藹的性情

；所以廠主和工頭都很愛他。

一天，用宏廠裏包攬到許多工作，日日夜夜地忙着做趕工。廠裏面乒乒乓乓的鐵錘聲，鞋鞋鞋鞋的引擎聲，和火花汗氣，忙做一團，并不覺到廠外面有什麼無情的風雨，在那裏擺佈窮人。

阿東原來是做日班的：一則工作來得忙，二則遇着米貴的時候許多做工不夠吃飯的工人，因爲想加工錢，廠主不肯，就走散幾個，廠裏一發忙不過來，所以工頭留他做半班夜班。並且答應多給他酒錢。阿東就高高興興的做到半夜。

半夜了。工頭拿了兩角錢給他，他很歡喜的接過手來，笑了一笑。工頭也笑了一笑。

一出廠門，滿天的風雨，一陣撲，把阿東周身的熱汗立刻收了去，換了一身冷雨。

他就褪下小衫，蒙頭的一罩，冒着風雨，跑回他那貧民窟裏睡覺去。這是他的肚子可餓了。

黑漆漆的小路，轉了幾個灣，心想這裏是了；抬起頭來却不看見房子在那裏。

『嗳呀！房子倒塌了。拆攔汚……他們都那裏去了？』

●兩個小學生談話　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覺悟

赭山西北岸一帶沙地，被潮水衝坍了。從前一望無際綠油油接連錢塘江上的天色崭平的桑葉海，現在變成一片白茫茫推蕩着黃沙的江面。

潮去潮來，飄蕩了多少農人積年工作底成績，散在江天秋色當中，一些兒也沒處撩摸。

這天星期清早，赭南女學裏一個小學生，拿了一張撲胡蝶的小網兒爬上山來。喘吁吁掙得兩頰緋紅，掙上一塊大浮石上面，伸起腰來，朝着變幻的江面，又是驚疑，又是讚歎，把什麼疲勞都忘記了，兩隻小烏皮靴的脚亂顛一陣，『哈，哈！』笑聲乍起，背後忽然有人叫着『靈嬰，靈嬰。』倒把伊嚇了一跳。

『你怎麼一清早一個人上這兒來？』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學生，挾了個篠編的小

管，三脚兩步跳到伊站的那塊大浮石上。

『「敏工」你看這片水，把什麼都吞了。……你怎麼也來？』靈嬰還是帶着笑說。

『我來採些不認得的植物做標本去考先生的。』太陽斜射到一平如鏡的江面，嫩搖搖地閃動着萬態千般的光采，上面推起一層微薄的寒氣來慢慢地散在太陽光裏。他一面說着，一面依着伊底視線，滴溜溜四顆黑漆的小眼珠兒在曉光中亂轉。

佢們倆看一陣；指點手劃說一陣；他在石頭上蹲着；伊就把網兒當作墊子坐着談。伊說：『你那學校裏的先生好麼？』

他似乎生氣，又笑着說：『怎麼不好？我那學校裏的先生，眞眞是講解大家；他什麼事都懂，什麼學問都有。他是一個反對「男女同學和學生自由」的人。他講男女同學和學生自治與衆不同：他說「歐美底男女同學，是說男子和女子有同等學問，不是說男女同一個學校。」他說「職教員都是學生自己的人，職教員治理學生，就是學生自治。」』

靈嬰聽了這番話，撲嗤地笑了出來，拍着兩隻小手說，『我那校裏的先生，也不差過你那位先生。伊有一天和我們講婦女解放：伊說「解放兩個字就不通，『解』是庖丁解牛底『解』；『放』是放馬桃林底『放』，現在一般講婦女解放的，正是把婦女比牛馬。凡是於中國舊學有根柢的，決不能忍受這種輕薄的挖苦。你們千萬不要檢這些名詞，掛在嘴邊，恐怕一般有學問的人聽了笑我們校裏沒有識字的人。」你看我們這位先生，不強過你們的麼？』

敏工聽到這裏，笑道『你們那位先生，如果看見葫蘆，一準要認作並頭瓜咧。』

靈嬰道，『恐怕西瓜般大的字，他所認識的，不只七八担哩。眞好算是一位博學的先生。』

敏工說，『我對你說，我們校裏的校長，更是一位希罕的人物；他十次教務會議，說不定到一次兩次。而且他底膽子很大的，他常說，『嚴師出高徒，一般學生非出壓制不可。——不然，這般小孩子，實在會胡鬧的。」要不是他膽子大，

怎麼會怕學生多說話呢？』

靈嬰忽然大笑起來。敏工急着向伊說，『你又想起什麼來了。』靈嬰說，『我底校長是一頭會踢人的木馬。』敏工道，『怎麼說。』靈嬰道，『我們校裏有個一年級的同學，有一天捧了一本算術教科書，去問算學先生說「二加一是幾？」可巧這位算學先生正和校長著象棋，剛提起手來說「吃馬」，校長說「這是木馬，吃不得。」回頭就親自來對付問加數的學生，校長說道：「你眞是個木馬，比如你一個加我們兩個是幾個？」學生遲疑了一會說「三頭木馬」。校長氣極，踢了這學生一脚。爲此同學們都叫伊作「會踢人的木馬」。』

山脚下學堂裏鐘聲鐺鐺響了。但倆個一齊跳了起來同聲說道：『有飯吃囉』。

●一個小孩子和阿本 十、一、十、覺悟

老鴉在臘梅樹上「哇——哇——哇」叫了三聲

「少爺！　你今天不要太頑很了！　老鴉在那里叫呢」！　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長了一臉的黑麻瘢，站在階沿石上說。

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孩子，在天井裏正跳著，聽到這話，就扭轉身來看樹上老鴉。忽地蹲了下去檢了一塊瓦片，向老鴉擲去；口裏嚷道「阿本，你看我打死他」。話還沒說完，那塊片正打著樹枝，倒彈轉來，那時快，阿本眼更快，脚也快，跑到小孩子面前，捧住他底頭；這瓦片正打在阿本背脊上。

阿本不覺得叫了聲「啊唷」！

小孩子見打老鴉不著，反中了阿本，掉過頭來，又檢了一塊石頭，老鴉早就一揚飛去了。

這孩子氣極，拿起一塊石頭便打樹，憤憤地罵道「都是你這東西，障礙我底彈路，打斷你，打死你」。　阿本急得發怔，「少爺！　臘梅正花，打不得」！　孩子說，「我替你報仇」，一面說，一面只顧檢石子打樹上的花。

「唔！」

這孩子知道是他父親底聲音，就很不好意思地住了手。

「阿本，你死到哪里去了？」阿本知道是伊主母喚伊，慌慌忙忙跑進堂屋裏去了。

「你死到哪里去了？　你也不看天色，夜快了，少爺不給他穿上嵌肩嗎？」

阿本很誠懇的對伊主母說「剛纔他頭上還有汗哩……」阿本底主母，不等阿本說完，撇的就順手給了伊一個嘴巴，罵道「你只兒著少爺玩，你也不顧累著他，還不給他穿上衣服？　凍著了，拆你底賤骨頭。」

阿本努著嘴，走到房間裏箱櫥面前，跪在櫈子上，打開櫥門；不提防，一滴眼淚，滴在伊自己手腕上，熱騰騰地一直炙到伊底心裏，倒把伊驚醒了似的。　笑瞇瞇地挾了一件嵌肩，又找到天井裏。

小孩子他渾身上下和播弄鼓似的搖了幾搖，「嗯！　我不冷，我不冷」。　阿本走到他跟前，在他頭上輕輕地摸了一摸，「你別頑了，……」小孩子在半黑不明的暮色中間，似乎理會著阿本哭過了來的，就說「那麼，你就給我穿上罷！」阿本說

，「你等等再穿罷」！

阿本服侍了這小孩子吃了飯，送他到書房裏，「你好好地讀，早點讀熟了好早點放學，我去吃了飯來。」

小孩子本來已經睡睡了，先生稱讚他聰明，他又重新活躍起來，挾了書包，剛出書房門，刮面的冷風幾乎擋住了他底腿。阿本在暗地裏，防他嚇著，微微咳嗽了一聲，笑嘻嘻接了書包，給他披上斗蓬，很高興很輕巧的抱了就走；『今天先生又稱讚你來！』小孩子說『你聽見了嗎？』阿本照料這孩子睡好，放下帳子，默默地祝他安睡；臨走，重又回頭朝帳門看了幾眼。各自去睡。

第二天，這孩子睜開眼睛，就叫『阿本』，阿本撩開帳子，笑嘻嘻地說『你醒了，快點，穿衣服，小棉襖已經渥熱了』。阿本就從伊身上把渥熱的小襖褪了下來給他披上，紐好，穿了鞋襪，洗了臉；這孩子儘把兩隻手泡在面盆裏弄著頑。外面接二連三地喊『阿本，阿本。』阿本一面答應着，一面急得催這孩子擦乾手。早飯吃過了。阿本送小孩子上書房，『你今天再得好好地讀書：爸爸喜歡了

，你媽媽也自然喜歡，我更……』孩子說，『你更怎麼樣？』抬頭看阿本露出一種很慈善很誠懇很有希望的顏色，孩子又接着說『我知道你更歡喜了，我一定好好地讀。』

阿本高高興興地又去做伊日常所做的工作了：被服，房間，堂屋，廚房的整潔；衣服，碗筷的洗濯；一樣樣料理歸着，再把吃中飯用的碗筷，重復用開水洗一道，那小孩子用的一副，格外洗擦得纖塵不粘；本來伊主母也很心疼這小孩子的，對於這小孩用的東西，分外當着心，責備也分外加嚴；但是阿本却幷不是爲責備嚴的緣故，纔這樣不斷的提神去做。

吃中飯了。阿本照常還是侍候吃飯；凡是棹上人人各種舉動，阿本都注意着，幷且對於這小孩子有關係的舉動，阿本特別地注意。所以同棹吃飯的個小孩子底父親和母親，無論看一眼，笑一臉，縐一縐眉，都深刻的印在阿本心窩裏。小孩子底母親是很嚴厲的，他底父親却常常帶着笑容。

這小孩子吃完飯，就跳了去頑；他底母親是常常禁止他飯後的跳躍。有時他

不但不跳着頑，而且靜靜地走到後廳，看阿本和一班丫頭老媽們吃飯；一眼釘住了阿本，彷彿阿本那張黑大麻瘢面孔上，一孔一孔都是盛慈愛和希望底快樂窩。

阿本吃過了中飯，如常整理清楚了，就拿了針線，跑到書窗外面，一面做著，一面聽小孩子讀書；這就是阿本每日最快慰的時間。

阿本的生活，就這樣一天一天，一月一月過了一年多，忽然有一天，小孩子不見了阿本，東問西問，竟直問不出一個頭緒來。隔了許多日子，聽見他母親說，『因爲短錢用，把阿本賣掉了一百六十塊錢』。這孩子聽了，癡癡地一聲也不響。現在這個孩子長得很大了，往往記起阿本來，總有一陣癡癡地一聲不響。

●顧老頭子底祕史　十、六、廿三、覺悟

顧老頭子，住在鵝溪村梢頭，他年紀約摸有七十多歲了。他是從別處搬到鵝溪的，搬來的時候，只有一個大肚的兒媳婦，不到半年，他的兒媳婦生了一個小孩子，纔滿月，他的兒媳婦死了，顧老頭子就要雇一個奶娘乳養他底孫子，換了許多

次數，終於是一個啞婆當還的。他每天清早必定抱他孫子出來到河沿口立一陣，一老一小不同的紅臉孔，映着早晨的天光水光山光，別有一種相續的人生樂趣。

鵝溪本來是個小村子，全村不上百戶人家，這些人家都是種賒租田或打短工過活的；自從顧老頭子搬到鵝溪兩年後，這些窮人家每逢過年過節，都增進不少的快樂；因爲升羅頭米過日子的人家，到了年關節關，總要受鎭上那些小商店的逼帳，顧老頭子常常檢得十分爲難的人家接濟些，所以村上一些天年不濟窮得沒路走的都過得去；他又常常替村子上排解些偸鷄盜狗的小口舌，村子上本來就不討厭這沈默和靄的老頭子，從此更覺得他是慈祥可愛的，無大無小都喊他『顧老頭子』，也是敬愛他的意思。

鵝溪離鎭上約兩里多路，路是很崎嶇狹小的，半路上還有三座橋，已經說不定幾時要坍塌了。顧老頭子在村子上見人不多談話，只是微微地笑，人家也願意接受他的笑，而且還他一個笑。他却每天中飯後一定要到鎭上去泡一碗茶坐聽茶店裏的大頭天話。

有一天，顧老頭子間壁住的大八太娘，排天排地哭向鎭上那條路上去。顧老頭子剛抱着孫子回家去，聽見哭聲，便把小孩子交給奶娘，踅出來，門口已經錯錯落落立了好幾個人，大衆指手畫脚說『大八太娘底兒子，怎麼拿着一綑布，怎麼朝鎭上走，怎麼踏着一塊蹊蹺石板，怎樣翻落水，阿二怎麼喊，阿三怎麼趕上去，阿大在對岸怎麼跳落水車撐着船去救，阿狗怎麼躲下水去，怎樣撩起來，可是已經沒有氣了。一綑布還半沉半浮地在野菱白叢裏』……話沒說完，一個很壯健的男子，倒背着一個慘白色像落湯雞的大八太娘底兒子，飛風跑來，氣喘喘地說『不相干了，不相干了！』背後緊跟着一個披頭散髮直聲喊的大八太娘。原來大八太娘種了八畝賒租田，伊因爲人手太小，收成也就減色，舊年還欠落八斗零點尾租，約好做出布來還，今天正是約定的日子，所以一早叫伊底兒子拿布到鎭上去賣。人多口雜，這個『怨命』，那個『說數』，放着一個死硬的屍首一個活撞的婦人在一裏圓的人墻裏面沒主意，只聽見有人「哼」的歎了一聲長氣。大衆尋着歎聲起處，正是從來沒聽見過發歎聲的顧老頭子發的，大衆登時沉默下來，顧老頭子戴着從來不戴的

青黃臉色，射出銳利的目光，從白鬍鬚裏面輕輕地發出三個字『算我的』，於是大衆又噪起來，『棺材』『租錢』『好事』『緣分』，一大片紛亂簡單的口號當中，又有大八太娘哭着說『我，人都沒有了還管什麼』！

顧老頭子從這件事發生後，愈加沈默了。有一天，從鎮上吃茶回來，態度似乎很高興似的；村上的人每天碰着顧老頭子，總喜歡迎上去喊他一聲，這也算村衆排日要做的功課，這天見他高興，大衆也覺得和他更親切些；顧老頭子卻又沈默了下來，一直回家去了。這一夜他家裏來了一個客，是一個和尚。顧老頭子說，『兄弟，這四年來你幹了哪些？』和尚說，『四哥，我們想做一樁豆大的積極的事總幹不來，無非東一鱗西一爪印些破壞的形迹，這些形迹，不但不能使社會上有恐怖的覺悟，反而連累着許多小東西吃零碎苦痛，助長佢們高堂大廈的威風』。顧說，『你變了主義麼』？和尚說，『不，主義倒沒有變，我總覺得這種手段太微弱了，不發生多大的影響』。顧說『天下人做天下事；能做一點，就算一點，做了一點，就是一點，我們自己記上我們所做的成績，用不着什麼史官記載名人傳錄

的。況且從劃富濟貧這條路上走去，能做的儘多，識得的也不少，這是我們所要保存的國粹呵！你說「影響微弱」，我想不盡然，只要把手段放大範圍展開破壞一方面倒不是難事。只有建設的事業，稍稍有點障礙，但是我們另找一個方面來出頭，也不是一件做不動的」。和尚說，『你的話固然不錯，只是找別一方面出頭，哪里有一個人靠得住的』。顧說，『你眞傻了，所謂別一方面，並不是另外找人，便是我們淘裏，換方面出頭做事，例如你是一個和尚，人人都認識你是和尚，叫你也叫和尚，你既在一個小小寺裏做了方丈，如果你願做一樁兩樁積極的事，譬如修橋鋪路造凉亭，你就不妨出去募化，募化的方法，形式上雖和別的和尚一樣，骨子裏仍舊用得着我們底老法子，難道不能夠出面去做麼』？和尚說，『這個方法妙極！四哥，你有什麼要做的沒有』？顧說，『要做的儘多着，我既說到修橋鋪路，我們就從修橋鋪路做起；鵝溪到鎮上的路，就是該鋪修的，我已經約計過，大約只要九千多塊錢。你如果獨自募化不來，我也可以同着撓三把的』。和尚說，『那麼，我明後天就到鎮上和你這村裏擺一個募化架子』。顧說，『好

不過半年，鵝溪村到鎮上的路，修得很平整了。大家傳說『是一個苦修和尙募化成功的』。

修路之先，鎮上有兩家大當鋪着了賊偸，足足失去一萬塊錢，大家都紛紛議論過，『這筆錢早該拿來修路豈不好』？

●農家夜飯前後　十年七月三日覺悟

老元謀每天晚快邊，在他門口，放好一張長方的板桌，他的兒媳婦就拿棹布把板棹抹乾淨，又端起一個烟缸頭出來，他兩個孫子，七手八脚地把長橙矮椅子東歪西斜地圍好板棹。

老元謀左手一支長旱烟管，右手一把芭蕉扇，見了紡花椅子，就把扇子夾在肋脅底下，順手拖了一把，放在臨河的絲瓜棚底下一塊光石板上，還沒坐好，就弓着腰咳嗽了兩三聲，隨手把旱烟管掉過左手來，拍，拍，磕了兩紀，慢吞吞坐了下去靠

着，從壓住眼胞皮的白眉毛叢裏放出衰老的眼光來，看看天色。紅的霞，綠的苗，五綵斑爛流動的水，紫灰的遠山，一一朝這位老農夫道晚安似的也不知經過多少次了。

一隻出版船載了一部水車，兩張耜頭，還有一個西瓜式的瓦茶罐，一隻飯籃，將要攏岸了一個壯健的農人，穿著耘田褲，立在船頭上，撐起腿來，只一脚，船靠定了。兩個小孩子爭先去拿茶壺飯籃，還有一個略爲瘦小點的後生哥，早把櫓抽起來搭在岸上。原來這兩個都是老元謀底兒子。水車，耜頭，斗笠，一陣都上岸位置好了，老元謀的媳婦托出一盤和飯來，一碗烤蝦，一碗冬芥菜蒸豆腐，一碗一顆星的蛋，一碗鹹鯰，一大碗蒲子筍乾湯，還有一大壺酒，一籮飯。碗筷都擺好了，老元謀坐在中間，他兩個兒子並排，兩個小孩子爭着盛飯，問母親討渥蘿蔔吃，幾乎把飯籮也掀翻。

老元謀酒興勃勃，仍舊靠在絲瓜棚底下一張紡花椅子上，他的兒媳婦捧了一大把豆莢出來，放在烟缸頭裏，彎着腰吹了兩口，就踅回去收拾廚竈去了。兩個小

孩子手上一人一把豆，小脚擦在小腿上搔蚊蟲咬處。壯健的男子拿着一支大指姆粗的象牙鑲銀咬嘴四尺來長的旱烟管，挂一個穿着許多大銅錢和魚脊骨的烟盒子，蹲在地下，吃了一筒烟，瘦小的後生拿着芭蕉扇，拍，拍，拍，拍着腿，踱來踱去；一息他倆去了。其時夜色已經很濃，兩三步外辨不出是什麼人，只聽芭蕉扇拍著的聲和那累贅的烟盒子觸着烟管的聲浪，沈沈地沒入夜的看不見處。猛地裏小孩子中間有一個喊着，『小伯，你茶店裏買塊糖回來呀！』

●石子 十、八、二十一、覺悟

這篇小說，是錦溯在龕山拾來的一段故話。

近世親子關係，盡在財產計較得失多寡的算盤當中，金錢已經成爲『量人尺』了。『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二千二三百年前的家庭中間，早就淹在利害計較的冰洋底裏，何必只是非難近世！可憐在個當中，居然還有人倡『資本主義』，所以我把伊所述的記了下來。

玄記

82
2604

『沒有石子，餓死老子』，這句話怎麼解釋？

因爲從前有一個老頭子，生了兩個兒子都娶了親；兒子都也生了兒子了。老頭子正想嘗嘗『養兒防老』的滋味，不料他底兒子，媳婦，孫子和他十分地疎遠。很熱鬧的一家子，他這個老頭子獨自寂寞着，幾乎要受凍餓了。

他定了一個計畫：——

他底二房孫子，有一天跑到老頭子跟前，老頭子對他說，『我底乖孫子，你去到我眠牀底下那扣箱子裏，替我拿一件小衫來；小衫只在面上，揭開箱蓋就是。乖乖，你快去，我有點冷了。你快拿來，我給你糖吃。』八九歲的小孩子，聽他祖父說有糖吃，三脚兩步就跳到他祖父房裏。揭開箱蓋，曳出小衫，只見箱子裏滿裝着一顆顆亮晶晶像鴿子蛋大小那樣東西，他正伸手想拿，老頭兒剛踱了進來，他便拿小衫給他，要糖吃。老頭笑瞇瞇地給了他兩片糖，披上小衫，哼了一聲，躺在床上。

這小孩子把他看見過的東西，告訴了他底母親了。他底母親，就是老頭子底

二媳婦。

從此這二媳婦就成爲孝媳婦了。從此老頭子把他底箱子嚴密地封鎖起來了。可是他底小媳婦已經偷偷地摸過幾回斤兩，覺得很重，兩隻手一氣掀不動的。他底大媳婦也得到點風聲了。也着實對老頭子獻殷勤，但總不及二媳婦那樣孝順那樣殷勤，老頭子總算享了幾年福。

有一天，老頭子要死了，他第二房的兒子，媳婦，孫子早就看守了好幾天。他大媳婦大兒子也來了。

老頭子臨終之先，兩個媳婦爭先提起老頭子底箱子怎樣分配的話。自然二媳婦比較孝敬些該多分些。大家打開箱子一看，可盡是錫箔包的石子。老頭子說，『幸虧石子，——不然，餓死老子。』這是老頭子最後的句話。

佢們很無情很失望的看了死過的老頭子一眼，老頭子可笑瞇瞇再也不理睬了。

這便是『沒有石子，餓死老子』這句故話底來頭。

一九二一，八，衙前。

●介紹小說

蔣夢麟先生嘗對我說：『文學的影響，譯筆總不如創作。』戴季陶先生，也對我說：『譯外國書給中國人看，所以不生反響的緣故，因爲看書的人環象不同。』一天沈仲九汪馥泉兩位先生和我談起譯外國小說，我不懂外國文。所以我於譯意與直譯的比較，不敢下斷語，但我總覺得應該選擇世界名著的精義與理想，用中國人習受的環境來說明。近來重讀胡適之先生所譯的『短篇小說』祇一小册一百五十四頁的書，差不多把國際和社會家庭的罪惡都暴露出來。愛讀的人，就請到五馬路亞東圖書館買去。

朱執信文鈔

邵元冲編

這本書是專供青年們讀的，選錄朱執信論文中關於思想和理論方面之較少時代性的編爲這一本，至於長篇和繙譯的文字，或祇關於一人一時一事的，都沒有採入。

定價平裝五角
洋裝八角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玄廬文存（全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者 吳子垣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通山路三十一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舟南路九十三至九十二號

分發行處 民智書局 南京廣州北平武昌漢口長沙

分售處 海內外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舟南路中市九十至九十一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文藝評論

孫俍工編　定價一元

本書有近代文學家評論新文藝的文字三十餘篇，編者自述「文藝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與道爾頓制」「新文藝建設發端」兩篇，都是建設新文藝很有價值的論文，可作研究新文學者的指南。爲新學制高中一二年級的良好國文教材。

廣(40)

高爾基小說集

宋桂煌譯　定價六角

是集共有小說五篇，大都是描寫遊民，流氓，賊子，乞丐，貧農，勞工之生活。「曾經爲人的動物」，二十六男和一女，三，折爾卡士，四，我的旅伴，五，在木排上。均是從高氏最好的小說所選出。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